

甘肅全省新通志

卷捌拾柒

甘肅新通志卷之八十七

奏疏下

國朝孟喬芳議請給俸餼疏

照得三秦暨沿邊甘涼西甯民窮多盜皆由親民官吏貪殘所致臣每言念及此未

嘗不為之扼腕也况今甫定之殘區安集勞來需人孔急地方豈可一日缺官乎目今委任各官有偽官投順留用者有故明舉貢

新委者臣每飭僚屬以廉以公唯勤唯慎惟恐有負我皇上委託之至意既惕之以嚴刑復鼓之以優典其中甘為不肖者亦或

有之而守法自愛者誠為不少但思從來詔祿之典原以養廉必使之無內顧之憂而後可責以盡瘁之義豈可使墨綬之吏枵腹

以涖政金戈之將量沙以詰戎者哉廚傳蕭然謀生不給勢不至魚肉百姓不已也臣看得所屬官員應給俸祿吏役應給工食其

筆墨紙紅諸費亦應支給暑仿明時舊例我皇上量為增減酌而行之或出自新徵或暫給見貯庶厚養之洪恩既及然後振

肅之法令剿回疏案照河西涼州大靖等處回民叛變接據塘報可施矣情形隨經轉報兵部訖臣即提標下官兵兼程

往剿於閏四月初一日抵秦州途次據報蘭州內變失守各官棄城退至鞏昌聞臨洮金縣渭源伏羌甯遠等處各有回民據城鞏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一

昌之回亦叛變攻城臣慮鎮兵單弱先發臣標中軍馬甯等領兵

星馳救援臣暫駐秦州俟臣標下部兵一到即親督赴鞏剿撫聞

臨洮等處各官有被回拘繫者亦有安然未動者容臣查明之日

再行具奏又聞河西等處惟西甯未動其涼州大靖莊浪裴家

營各營堡殺官劫掠業已見報至甘州肅州永昌鎮番等處因地

勢遼遠尚無確報然據傳聞撫鎮各官俱經被傷則其恣肆之狀

已可概見非大加懲創不足以定變而警後也俟臨鞏一帶安撫

就緒臣當即往河西以圖戡定除調兵情形另有清字咨移兵部

外謹先恭報上聞 亟陳地方情形疏 照得本年閏四月二十八日准兵部

功題前事奉旨兵部察議具奏密封到部該臣等看得叛回肆

逆亟當奮剿除魯典暫調海夷堵禦外應令固山額真庫魯客打

喇罕阿賴刑部尚書吳達海吏部侍郎哈木各統原帶大兵并

西安傅夸蟾標下滿洲官兵再將前往漢中固山額真墨勒根轄

李國翰兵撥一千右路總兵南一魁馬兵五百督撫二標馬兵五

百俱命南一魁統領聽庫泉客打喇罕阿賴吳達海等調度俟回

逆蕩平應否再往漢中聽另議行恭候命下遵奉施行等因奉

旨依議密咨到臣該臣查照涼靖回賊叛變臣得報之初即慮

及陝西處處俱有住回恐其吠聲羣動為害匪淺故一面發牌招

諭一面與滿兵提督傳夸蟾會議發兵剿捕蓋稔知此輩為徒雖

繁多不過烏合之衆蕩埽無難也。是以臣親督標兵分路馳剿。屢經大破。於鞏昌臨洮內官營馬韓山二崖洞岷州等處。賊之伎倆。已見。又奉旨特發西安滿兵協剿。而戶部侍郎額色統兵星馳前來。與臣合兵進剿。復大破賊於蘭州。恢復城池。今提督傅夸蟾業已統兵將次抵蘭。臣見在料理浮橋渡河。而西收復甘鎮地方。回擊計日可滅。乃今兵部議覆。巡按王世功之疏。特發固山額真庫泉客等及總兵南一魁。滿漢大兵前來。但西安鳳漢鞏一帶。向以節次供應。大兵及輓運山川糧草。民力已竭。若大兵復臨誠營堡。業被回賊殘破。廬舍已空。有土無人。誰為供應。如各路大兵。齊至。馳驅數千里。不獨累民費帑。亦且勞師。臣不敢不據實上陳也。臣雖不才。仰仗皇上威靈。實足以殲此跳梁小醜。且西甯。祁廷諫。李天俞。併莊浪魯典三家。各有寺院。番族皆未肯與之相下。見今廷諫之子祁興周。赴臣軍前。業已給發諭帖。令其會合各族。就彼協捕賊。雖鳴張而臣等之兵銳氣正勝。宜乘破竹之勢。鼓行而西。必能蕩埽殘孽。以靖地方。如候續發大兵進剿。勢必延誤。時日不惟見在之兵坐糜糧芻。且使賊得收合餘燼。從容自備。即祁廷諫等亦必志意闌散。未免有失機會。伏祈皇上聖裁。停其續發大兵。容臣會同額色。傅夸蟾。星馳渡河。以圖蕩埽。自能奏効。臣非知見之真。萬不敢冒瀆。有誤封疆。自干欺誑之罪。請改。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將增兵以重疆圉疏

照得甘肅重鎮處在天末幅員遼闊營堡孤懸全賴將領威嚴兵力強盛方足以鎮遠人

安邊境也。如西甯協屬之鎮海堡。逼鄰海夷。兼番族雜處。凡進貢之馬。畢由於此。又肅州協屬之嘉峪關。為哈密通貢之途。逼近猥兀。黃毛等族。均屬咽喉要地。經制各設守備一員。額兵單弱。不足威懾。遠方。應將鎮海改設參將。增兵二百名。嘉峪關改設遊擊。增兵四百名。合經制原額。各足五百之數。庶足以重彈壓。而資防禦也。至於西甯協守。距鎮城一千一百餘里。肅州協守。距五百餘里。俱屬要地。經制之兵。亦各單薄。均應增足一千五百。請豁除荒糧。百名。庶協鎮緩急有臂指之用。而疆圉永保。甯謐矣。

之累疏

竊照秦民向罹明季橫斂。繼遭闖賊殘害。僅存遺黎。不啻凡匹。夫匹婦靡不欣欣。然有更生之望。然數年以來。凋耗日甚。者良以荒糧之遺。累耳。蓋秦中寇亂。數十年。民化青燐。田鞠茂草。無處不有。荒田無戶。不有絕丁。自順治五年十一月。奉恩詔。一款。各處無主荒地。該地方官察明。呈報。煌煌天語。炳若日星。一切土民。與題免錢糧。其地仍招居開墾。煌煌天語。炳若日星。一切土民。無不歡呼。瞻仰切望。荒糧之除。豁以蘇息之有期也。秦中八府。荒地亦經甘肅撫按查報。併經復查。報部未准。部允題覆。在案。

荒地亦經甘肅撫按查報。併經復查。報部未准。部允題覆。在案。

蓋惟恐察勘未確扶同虛捏虧減正賦誠爲國籌餉之深意然  
臣征剿所至如臨鞏平慶漢中河西等處民間所種熟田不過近  
城平行之處其餘則荒蕪彌望久無耕耨之迹既經撫按察勘取  
有道廳甘結亦可謂詳慎矣且秦民積困之餘卽熟糧苦不能全  
完豈堪重以荒糧之累乎况有司各官凜於考成催科之嚴刑比  
監追畧無寬假如一戶十人若逃亡者二三其所貽荒糧在見存  
七八人猶苦支持如逃亡者七八則見存二三人雖剝肉傾家萬  
不能賠納矣不惟不能賠納他人荒糧卽本身熟糧亦不肯完納  
其故何也誠恐有司將見納之熟糧抵作從前之荒數以納過之  
熟糧作目下之欠徵人情窮迫欲不逃亡得乎如秦地巨寇屢經  
蕩剿已次第殲滅今南北山谷之內土寇不時竊發皆由逃亡之  
結聚也且自察勘之後河西逆回叛變甘肅莊浪各道屬暨臨蘭  
洮岷等處士民之逃散者併叛逆之被戮者又不知凡幾孰非納  
糧種地之人哉又如臨鞏鳳翔各屬之民以運川漢之糧顛連至  
極再加延安因王永強之變士民死傷者甚衆旋經大兵征剿圍  
困府谷民之供應轉輸困苦彌甚田之荒蕪應不止報過前數倘  
不早爲除豁彼煢煢無告之民非逃散四方卽展轉溝壑則田之  
荒者愈多丁之減者愈衆勢所必至也萬一挺而走險羣聚山谷  
出沒劫掠勢必用兵則地方之蹂躪供應之煩費益有不可知者  
臣忝封疆之寄知見既確何敢隱忍不言以誤國家伏乞皇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三

上鑒 臣愚忠 敕下戶部從長計議將秦省荒糧准 賜除豁則  
哀鴻漸集荒蕪開墾而盜賊自消 國賦日充 皇仁被於無窮  
矣 郎談請禁西甯寺廟諸番給蒙古納進疏 照得先經西甯土司  
請罷西海等處廟寺與邊外諸蒙古納進木塔等處邊外諸民應  
遣入邊各歸本境部議令總督提督察議 皇上以總督佛倫去  
其地甚遠令 臣與提督 孫思克就近察議 臣等差官至西甯同  
總兵官詳查此事自順治十五年因侍郎西圖同昂厄會同諸蒙  
古台吉議將托巴等處諸寺廟諸番給達賴等諸蒙古納進明朝時  
未有此事白塔等處居民乃順治六年因回番丁國棟等作亂懼  
罪逃於白塔等處開田立舍招聚逃亡累至萬戶西圖等爲此事  
嘗至西甯察議 臣等愚意內境百姓不宜使居邊外與蒙古納進  
有關 國體宜盡宥其罪悉移邊內不然恐日久釀成邊患况當  
噶爾丹多事之秋豈可置之度外 臣已差人潛訪此處人民背向  
真情俟噶爾丹事畢之日 臣等先遣人諭蒙古 請禁約刺麻等不  
酋長設若不從 臣請以兵從事再請 聖裁

得任意出邊並除異端疏

竊查邊內非蒙古所居之處塞口非刺

廟寺漸增至數千餘所西海境諸民盡衣赭衣鮮事生產者幾萬  
戶 臣意欲嚴令諸隘口官吏不得令刺麻任意出入俾內地消息



蘭州之知州准其移駐狄道同原轄之金縣河州渭源及移駐蘭州之知縣俱隸移駐蘭州之知府管轄其原隸蘭州屬吏目典史等官俱准其各隨原屬之州縣移駐其原隸蘭州屬之蘆塘驛驛丞應准其歸於移駐省城之縣管轄所有原駐蘭州并原駐狄道縣經手一切倉庫錢糧及命盜等項俱准其移駐接管仍歸移駐蘭城之知府縣查核轉至移駐蘭城之府縣名并移駐臨洮之州名恭請欽定其一一切移駐改隸添設官役俸工及未盡事宜容臣詳晰另議分別咨題等語應如所請至移駐蘭城之府縣名并移駐臨洮之州名恭請欽定移駐禮部換給印信

**那彥成**

內閣選擬佳名進駐臨洮之州名欽定移駐禮部換給印信

**奏陳青海情形疏**

竊臣於陝西省城欽奉諭旨前來西甯查辦日甘草店途次接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年八月十八日奉上諭長齡奏野番一千數百人復過河北因察漢諾們罕前引官兵將其剿戮欲行復讐搶劫牲畜並殺傷男婦十餘人現已前往剿辦等語前因兵部於文移內拆出匿名揭帖聲言青海番賊復出約有二千餘人分作四股搶掠營馬擾及內地特降旨令那彥成前往查辦今據該督所奏番賊復過河北祇有一千數百人搶掠察漢諾們罕恐所奏番賊及殺傷人數均未確實著那彥成於到西甯後遵照前旨嚴密確查將現在情形據實具奏等因欽此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五

九月十二日奉到批摺八月二十九日奉上諭那彥成奏遵旨前赴西甯查辦賊番復出肆掠一案該野番等本係烏合之衆糾聚搶掠只為謀食果能實力防剿使之無以爲生日久漸形窮蹙正可不剿自潰著卽照那彥成所奏辦理倘察看情形必須進剿俟明歲春融時再厚集兵力痛加剿辦斷不可存畏難苟安之見惟青海蒙古王公台吉等臣服已久迥非外夷可比若僅將各沿邊卡倫移駐官兵防守竟置該蒙古不能自存亦非安邊撫馭之道况冬乘隙往彼搶掠以致該蒙古不能自存亦非安邊撫馭之道况青海一帶為通藏要路去年卽有進貢堪布被劫之事如該野番等故智復萌道稍梗阻殊屬不成事體那彥成亦不可不爲籌及也等因欽此

臣跪讀之下仰見皇上燭照幾先無微不至曷勝欽佩

臣自甘肅途次接見文武官員卽留心採訪於長齡先後辦理並蒙番現在情形具知梗概隨於平番縣途次會遇長齡晤談之下問以夏間督兵進剿既屢獲勝仗斬馘亦多自應在邊外駐兵一兩月以示軍威而清餘孽據長齡聲稱彼時野番抗拒官兵者俱已剿除餘皆稽首乞命押令渡河回巢又慮餘匪藏匿山谷官兵路徑生疏隨分令各旗蒙古四出哨探官兵跟蹤搜捕嗣據蒙古結報河北並無賊踪竊意野番不過貪利謀食如此剿辦已足褫其膽而懾其心且軍興糜帑不得不意圖節是

即行凱撤實不料野番愍不知畏又復渡河北徙實係當日輕視

野番致不能善其後等語臣又論及屢奉聖明指示不能常以我兵衛護蒙古今察漢諾們罕手下本多分贓作賊之人野番即來讐殺何必再勞兵力代為捍禦且穆蘭岱既已帶兵出口即應將渡河各番驅剿回巢因何不令深入又復撤兵據長齡聲稱接據察漢諾們罕稟帖原慮該諾們罕不能抵禦致擾內地當令穆蘭岱帶兵追剿復據諾們罕稟報賊已逃竄回巢未令深入即在沿邊一帶酌議移駐兵防事後思維此舉亦屬率易且撤兵時即當留兵此時安兵已失之晚等語是長齡之辦野番實全數渡河自諱臣到甯後復密加採訪聞長齡剿辦之時野番實全數渡河自凱撤之後又陸續移回河北貢額爾蓋及鹽池一帶又有野番十餘族在彼插帳至搶掠蒙古雖較前稍熄然自夏徂秋亦尚未盡絕大抵野番冥頑成性始貪河北水草私來游牧於蒙古之貧富內地之虛實豈能知悉自蒙古王公台吉虐其屬下其屬下今更窮苦反投野番謀生因而導引野番搶掠其主至內地歇家奸販貪利潛往貿易無事則教引野番漸擾邊境有兵則潛與報信總之野番本不知為何處何人有蒙古而搶及蒙古有漢奸而擾及內地近年來番勢漸張其弊在此且至今日而搶案之是否野番更有不能遽定者番子之辨只在衣冠今則蒙古回民漢奸皆能為番子之衣冠始僅句結野番而為之鄉導繼或並無野番而冒名肆掠遇有搶案但云野番賊去之後風傳為漢奸漢奸為誰共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六

已據長齡奏請於鎮海營移駐副將一員查西甯一鎮管轄兵額至員並酌量裁添兵額已足以資捍衛惟查西甯一鎮管轄兵額至九千餘名未免太多俟確查各鎮管轄地方情形再行籌辦又甘州提屬及涼州肅州河州各鎮屬長齡未經議及臣已分飭各提鎮查明所屬毗連番地卡隘於通衢要路酌增防兵不過百名山僻小路酌增防兵二三十名其路徑叢雜難以徧防者即挖斷以杜偷越仍令該提鎮不時來往會巡其甘州邊境野馬川一帶與西甯接壤亦屬野番出沒要路臣擬令提臣齊慎酌於最要卡隘暫駐弁兵數百員名與西甯聲息相通則野番知有重兵不敢入亦不能越甘甯而擾涼肅齊慎日內亦到西甯會商統俟各提鎮查明卡隘安定兵數再行奏報如此徧設防兵既可堵野番而內地奸商亦不能出入私販茶葉火藥口糧野番無所圖利又不能得食當必窮蹙而來請命彼時再申之以約束之以重信或可幸得不勞兵力倘仍前佔踞抗不搬移甚且故智復萌意圖搶掠明歲春融定當厚集兵力痛加驅剿總期河界畫清則蒙古回民漢奸既絕引賊分贓之利又不能冒名肆掠庶可化莠為良邊陲靜謐惟查河濱至內地卡倫地多平衍本屬各旗蒙古之地今蒙古孱弱不振欲其復回原牧藩翰內地勢所不能而此平壤沃野竟成曠土野番時苟偷覲沿河數百里又勢不可終歲設防虛糜帑項臣前在西甯大臣任內曾會同興奎長齡奏上屯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七

田條宜嗣經軍機大臣議駁臣何敢膠執前說惟從古治邊之法率以屯田而定由屯防而設軍衛由軍衛而改郡縣恐河北肅清之後終須議及屯田方可收臣一勞永逸之效然事既重大亦復多需時日此時不敢預定統俟臣再加諮訪虛衷熟商仍親履勘如果十分穩妥可行再行奏請訓示至青海蒙古王公台吉臣服已久誠如聖諭何得置之不問查蒙古二十九旗惟河南四旗尙堪自衛河北二十五旗被野番搶掠窮蹙內徙現在移居丹噶爾及大通邊內者甚多即有仍在邊外游牧者依附卡倫亦得所倚賴其有各旗戶下相近察漢諾門罕居住及與野番雜處者率皆從賊之人不值復為庇護臣前奏漏未聲敘已蒙聖明垂訓仰見我皇上覆幬深仁無遠弗屆參以現在時勢更悟撫輯邊夷不可使之徧弱徧強始為永久乂安之道捧讀之下實深欽佩欽感至蒙古口糧向准在青海大臣衙門起票換買惟每票定限一年繳銷是以蒙古屬下奸狡之徒即將票張賣給野番每一票可以易糧數次臣現向松廷籌議嗣後每票只准用一次所請用若干口糧即註明糧數人數及牲口數目並問明程途遠近定以期限即在卡倫呈繳該處兵弁亦即當日具稟繳銷以杜偷賣野番之弊而蒙古亦可無枵腹之虞又野番敬喇嘛所有屢次被劫之案半係堪布包帶客商買賣並非堪布之物本年進京堪布業已到甯道路之梗尙可無虞至長齡剿辦野番屢獲勝仗衆

目共見所奏尙非虛捏其奏報野番一千餘人與察漢諾們罕私相仇殺傷斃男婦十餘人調查該諾們罕之稟即奏明親往查辦亦無非以多報少且長齡督兵剿辦之時撤兵太早二次始行安兵致野諱飾情事惟長齡督兵剿辦之時撤兵太早二次始行安兵致野番又復渡河插帳且察漢諾們罕實係野番中之禍種雉媒長齡未經查明反爲之捍護草率輕忽誠如聖諭先後辦理毫無把握應請旨治以應得之咎至野番陸續移居河北間有十餘族之多惟何族住牧何所尚未能得其備悉現在分用間諜四出統探其察漢諾們罕一族窩賊分贓原屬可惡應如何辦理之處統俟訪查明確再行奏辦再甘省現屆武鄉試之期臣擬於月底回省較閱武闈事竣再來

**請嚴定蒙古買茶疏**  
竊臣那彥成前抵西甯籌辦合併聲明

各提鎮察看沿邊要隘分設防兵並通飭西甯防卡將弁務當嚴密巡防毋使野番闖入內地九月二十六日據西甯鎮總兵穆蘭岱稟稱二十四日晚間有賊番一百餘人撲犯窩卜圖卡外委拜君朝帶卡兵二十五名悉力拒敵放槍接仗至三更後將賊番打退該卡距日月山卡十餘里當專差報知署游擊丁玉柱帶領外委二員馬步兵一百五十名於四更時踫踪追趕二十五日午後追至奎天庫托地方賊番約有七八十人先行放槍丁玉柱率領官兵奮勇直前槍箭刀矛競發傷斃賊番十餘名生擒賊番索南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八

臣亦將愛隆阿記名鼓勵查甘肅州各提鎮所屬邊地臣那彥成前已奏明安設卡隘添置防兵臣現任西甯甘州防剿已著成效則此時尤不可緩臣等會同提臣齊慎鎮臣馬騰龍穆蘭岱等熟商於甘州提屬撥兵七百名涼州鎮屬撥兵四百名肅州鎮屬撥兵四百名分安各要隘可期聲勢聯絡並各於適中之地總紮一營仍分出兵丁各路防卡一有賊信立即追剿至西甯鎮屬業經前督臣長齡會同臣松廷奏請移駐將弁兵丁此外若有應行改移之處臣等再行相機隨時辦理惟期於事有益至河南循化貴德兩廳屬毗連番地誠恐河北野番因臣等斷絕糧茶潛赴河南搶劫謀食亦未可定且恐漢奸由河南偷運糧茶軍火渡河接濟賊番不可不先事預防現在派撥貴德營兵二百名民兵二百名循化營兵三百六十名分卡隘嚴密巡防至河州在循化迤東野番不能擾及惟四川松潘番地所產黃茶及省城一帶私茶並私販口糧之犯均偷出河州各關潛番地售賣查河州鎮屬二十四關本有卡兵臣等現令該鎮於各卡添安兵一百三十五名專司查緝此外仍查有小路亦即隨時增添以密所有現在河南北安設卡兵除西甯鎮屬外計共二千三百九十餘名均係由本營調赴各卡應請照防卡章程每日官一員支銀一錢兵一臣名支銀五分其追至二百里以外果有斬擒按往日期照防卡加倍支給銀兩所獲牲畜衣物概以給賞仍記功拔擢用示獎勵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九

茶並買亦呈明西甯辦事大臣衙門酌給單買茶葉印票每票不得過三分出口之日即在卡上將舊票繳銷再請新票仍令差役歇家眼同該蒙古等所買糧茶浮於印票請領之數一經沿邊卡隘查出據倘蒙古等所買糧茶浮於印票請領之數一經沿邊卡隘查出將差役歇家一併治罪至野番易買糧茶向無章程查河北賊番固當絕其糧茶而河南生野番族安分者多未便一概斷絕其柁腹現在分遣員弁至貴德循化傳齊河南各寺喇嘛並各族曉事番子令將各族戶口報明准其計口易買糧茶不准多買以杜接濟河北賊番之弊仍須與蒙古等一律請票方可稽查周密惟野番素無統屬游牧散處或由就近喇嘛等代為請票或查明該番等族中酌立千戶百戶百長統轄該族代為請票所有糧茶數目亦均照蒙古之票辦理就近在貴德循化廳營呈請如某族番子有作賊之人喇嘛千百戶等即不准代為請票仍責令擒獻倘私相庇護朦混請票即將請票之人治罪如此辦理則操縱在我使野番知我可以制其生命自生畏服至佔踞河北野番即係河南野番總須歸回河南方准請票易買糧茶現在先將河南番族辦理周密不能將茶糧私自接濟則河北野番計必日見窮蹙亦可無慮其再肆鴟張臣等現在督飭所屬文武趕速籌議俟定有章程再行入奏又西甯辦事大臣衙門向有額設通事凡蒙番呈訴事件俱係通事傳話新任辦事大臣情形不熟往往藉為耳目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十

頑不靈若不教而誅殊非所以仰體皇上好生之德現在書寫  
番子字告示派令喇嘛持往通諭令該番等將各族著名賊犯擒  
獻安分回巢尚可仰乞天恩法不加衆倘仍萌故智則目前斷  
絕糧茶悉爲餓殍卽幸能度命喇嘛等回稟察看實情再行奏  
震懾其心冀可窮蹙歸命俟喇嘛文武官員拏獲私賣糧茶軍器  
報再臣那彥成到西甯之後分飭文西甯道之西甯府巴彥珠審  
之漢奸並搶竊之民人及假裝野番行竊之蒙古二十餘案情  
僞百出供詞亦均極狡狴先委兼護西甯道之西甯府巴彥珠審  
鞫嗣因人犯衆多更有本任地方查緝私等務甚多該守一人  
難以兼顧復檄調鞏秦階道劉斯崑夏府知府賈履中來甯委  
令曾訊節據錄供稟報仍有未盡確實之處均已駁令覆審臣那  
彥成俟武闡完竣卽赴西甯會同臣松廷親行勸辦凡犯該死罪  
人犯均奏明請旨其軍流以下人犯照例咨部辦理至漢奸句  
通野番搶掠人所盡知而究竟何處之人又何人爲首總未確實  
今將市月各路密差切訪方得知有回民麻木溝一犯往來各邊  
外草地常糾約無賴假裝番子且與賊番熟識不時領路搶掠行  
踪詭譎而又迅速莫能跡其巢窟當經密飭勤幹將備懸賞購線  
分途查拏茲據署永安營游擊之都司周佐勝稟稱遵諭購線  
訪得知麻木溝竄匿野馬川一帶伺便搶竊分派千總李孝外委  
張文秀帶兵並帶眼目伏於野馬川八寶山草地露宿數日見麻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十一

木溝騎馬持械走至該弁等鼓勇上前該犯策馬奔走外委張文  
秀等奮力追趕數十里該犯至牛心山林稞棄馬入林該外委等  
亦步行追入先用矛將該犯左股刺傷始行擒獲並將同行之黃  
奎添一名亦併拏獲一面具稟一面解赴西甯臣那彥成當卽  
飛飭該道劉斯崑等研訊是否眞係麻木溝一犯且夥黨若干人  
向犯若干案頃據稟報麻木溝已供認帶領察漢諾們罕等族番  
子搶劫多案又本年七月初六日搶劫肅州馬廠孳生馬匹亦卽  
該犯爲首臣仍飭該道等研訊所犯案件並窮究黨羽務盡根株  
仍俟臣前赴西甯會同臣松廷親行研審由此可將漢奸情僞審  
得以後辦理亦有頭緒除出力兵丁由臣獎拔賞勵外所有都司  
周佐勝等擒獲巨盜緝捕實爲勤能應俟審明定案時再行奏請  
鼓勵再查近年番案之多實緣漢奸潛行出口私與野番勾結始  
僅販賣糧茶繼且導引搶掠臣業將嚴辦漢奸緣由奏明在案茲  
接准刑部奏駁長齡等原審巴燕戎格廳回民馬噶奴等一案令  
臣復行審擬查案內擬絞之馬如世一犯因解省中途病故業經  
臣照例具題毋庸再議其馬噶奴一犯糾約莊鄰番回二十四人  
置備口糧雜貨各持器械潛運出口野番換羊皮羊毛經長齡  
等奏將該犯比照滇省永昌等府邊外私販數在一二十人以上  
爲首例問擬絞決原爲整飭邊防懲一儆百起見惟原摺內未曾  
將邊地情形聲敘明晰致干部駁臣在西甯曾將馬噶奴等覆審

並向追究出該廳熟番回民常至野番族內貿易各犯現飭查擊  
至馬噶奴於既已撤兵後仍敢糾夥多人通番濟匪本屬大干法  
紀即擬以斬決梟示亦不為過且現當整頓之始實未便拘守成  
例轉致奸民無所忌憚釀成邊衅馬噶奴一犯仍請照長齡等原  
奏問擬絞立決現在又復張挂告示明白曉示倘敢有再犯之奸  
民或情節似此者即照此例定擬若審有句通煽惑重情仍當梟  
示方足示儆統俟野番安分邊疆靜  
罕一旗自移住河北以來始而窩賊繼而作賊漢奸又與之句結  
因而蒙古與漢奸又復冒充搶掠相沿已久固結已深本年春間  
大兵進剿時該罕貌為恭順帶路運糧及撤兵之後旋即四  
出搶掠雖未必盡出該旗而該旗既有搶掠之人則假冒者皆得  
藉以指名臣那彥成於抵湟後飭拏各處搶劫蒙古番子將陸續  
解到者嚴加審訊半係該旗之人或自行或冒充或句結夥同即  
近日拏到之漢奸賊首麻木溝盧生得等僉供與察漢諾們罕屬  
下人犯夥同作賊是該旗留住河北不但不能捍禦野番而且弊  
害無窮斷不可再為姑息臣等前已將該旗糧茶與野番一體斷  
絕并諭令該諾們罕即口速遷河南刻不准留方擬一俟明春開  
凍定當首先痛剿無遺隨又嚴札各卡隘晝夜稽查毋許該旗蒙  
番等前來偷運口糧探聽信息市月以來防守極為嚴密臣那彥

成見事未到前次具奏尚稱待至來年春夏之交必當窮蹙請命  
其時再行酌辦竟未料及該旗素無積蓄甫斷糧茶即已窮蹙立  
見實皆仰賴 皇上威福故得事機順利竟可不勞兵力該諾們  
罕向恃內地消息隨時可通糧茶又有奸民為之接濟習見從前  
辦理番案不過勒令獻賊交贖可以敷衍了事即此次禁絕糧茶  
亦不過虛言恐嚇終必聽其飾詞籲懇仍然給賞是以心懷觀望  
及見各處卡隘巡防既緊消息不通然猶挾其狡詐之習希圖朦  
混請糧始則托車靈端多布暨尖巴理兩旗蒙古代為購運臣  
等查出飭將蒙古三丕勒等割去左耳並給與番字諭帖嚴詞切  
責示以剿期旋又生出奸計混入達什仲鼐蒙古旗內馱運青鹽  
來甯請票復經查出審究得實將該旗冒混之蒙古麻洛等十二  
名雙插耳箭各重責四十牛馬貨物全行入官仍不准換糧茶經  
此兩次嚴辦該諾們罕計無復施乃敢率其屬下人等移近會亭  
游牧在其本意蓋不過思近內地冀如從前或得漢奸私濟糧茶  
或可幸通消息但現經如此嚴辦不即遠退尚敢向附近遷移行  
蹤詭異正不可不防其叵測因即密遣西甯鎮總兵穆蘭岱帶領  
兵弁七百餘名前往查勘情形即與痛剿如有畏懼之意亦即密  
稟候示旋據該鎮以察漢諾們罕不意我兵即至率眾出營跪伏  
認罪並自陳附近居住不敢別有見惟冀得見一辦事大員懇  
求帶詣湟中親行謝罪已將該旗人戶業已陸續搬至河濱一俟

冰橋結凍即全行移徙各情具稟前來臣等再四斟酌該諾們罕  
既已願歸原牧悔罪自投並非招徠出彼至誠自應仰體皇上  
好生之仁寬其一線因飭令准其前來西甯親見至日先令道府  
大員將該旗搶劫各案面向審詰諾們罕不能置辯惟回顧左右  
不敢出言似有聽命於屬下不能自主情形臣等於次日先令諾  
們罕一人單見宣布皇上德威中外震疊爾番旗不宜自外  
生成繼復詰其旗內因何作賊身為札薩克何以不能管束蒙番  
攬茲重罪一面嚴責一面開導據該諾們罕伏地碰頭回稱伊甫  
二十七歲向在西藏學經於去年始管旗務屬下人等固結已  
成事不稟承致令上干天譴今蒙曉諭詳明方始醒悟情願率  
衆渡河仍回原牧剔除舊習以冀稍贖前愆惟伊所屬章京喇嘛  
把持已久又多非安分之徒實在力難制伏懇求代為懲治等語  
其愧悔畏懼情形一時聲淚俱下臣等察其詞意尚有可原除即  
申以勸懲布以恩信並諭將該旗戶口逐一清釐所有積慣作賊  
人犯及藏匿該旗之漢奸責令查出擒獻其他族之依附居住者  
亦據實呈出於河北稽查既確即於河南管束易周至屬下頭目  
人等既不遵奉約束自應重懲以示儆戒當將跟隨諾們罕同來  
之圖薩拉克齊小完冲等重責鎖禁立即斥革於次日又傳來面  
諭將該旗所管之二十族分爲左右兩翼照依該旗蒙古舊例設  
立圖薩拉克齊霍顧梅楞甲喇牛录各章京撥什戶等每翼七員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十三

層層管束稽查並選擇誠實頭目另行充補該諾們罕曠若發矇  
踴躍從命旋據將搶劫蒙古賊犯丹達勒納木都魯達哈巴等三  
名擊解到甯當即分別懲辦查該諾們罕人雖年輕尙屬明白易  
曉且一接諭示即將賊犯獻出尙知畏法其屬下作賊各犯皆由  
該章京等庇護縱容該諾們罕實不能盡知即有知覺其下已經  
固結該諾們罕亦不能自是實以姑且寬貸飭令即回原牧并委  
署副將劉印景暨喇嘛乙喜多爾濟酌帶通事人等隨同前往押  
令渡河將該旗戶口清查其向來附近該族者查明係何旗何族  
即派兵弁押交該旗族管領不許攜帶一人過河其勢既分本旗  
亦無多戶口約計月底臘初定可掃數歸巢惟是渡河以後若非  
妥爲安插俾統束嚴明互相鈐制則朝成風究非經久善策自來  
即使久住河南原牧而復萌故智搶劫成風究非經久善策自來  
辦理番案皆謂驅逐過河即已竣事殊不知南北番族即係此輩  
且又遠接松潘近鄰洮岷循河倘令其漫無歸宿便於來去在循  
貴之蔓延固爲可慮而河北之遺孽總恐難消臣等仰蒙皇上  
委以重任不敢少有粉飾希圖目下將就蔽功現在分飭文武會  
同貴德廳營先將河南番族人戶清查一俟察漢諾們罕一經過  
河時逐細稽查造具清冊卽將所屬人戶核其實數照依番族式  
樣添設千戶百戶及百總什總歸之圖薩拉克齊等官管束仍遵  
照議定易買糧茶章程一例辦理如此先刷清於河北又編查於

河南鈴束愈密則其勢散渙而易弱似可少得制馭之要惟臣等  
智慮疏短未能自信周詳可否應如此辦理之處尚祈聖明指  
示所有現在察漢諾們罕回歸原牧  
及妥為辦理緣由先行繕摺具奏  
清釐番族並陳明番情疏查竊

自雍正年間平定青海插旗定地以黃河為界河北二十四旗蒙  
古河南有五旗蒙古其餘均安番族而河北地土肥饒河南則水  
草不能皆好自來番族皆謂偏袒蒙古盡與善地常有垂涎河北  
之心當其始分族而居每族不過百餘戶或數十戶地廣人稀游  
牧尚可相容迨後丁口日繁互有強弱搶劫蒙古乃其世仇覬覦  
河北亦其素志而今之蒙古孱弱已極不但不能自強且均逃散  
或依附官兵營卡或避至附近州縣游牧則無牲畜謀食又無生  
業多在西甯及甘涼肅等處乞食窮苦實在可憫一時竟難歸束  
河北數千餘里盡數曠土是以野番佔住不但不能驅逐防衛甚  
至無由知其消息而要知今之佔踞河北之番原即河南之族是  
以欲辦河北先辦河南總由該野番等素無統屬散處游牧因而  
貪圖水草潛行渡河馴致嘯聚成羣劫掠雖現在河南循貴各番  
族尙知安分未敢偷渡而推其初心亦未必不垂涎於河北若不  
先趁其畏懼之時立法約束使之恪遵則將來紛紛效尤盡佔河  
北數萬蒙古無處安生再復句結漢奸則勢已成而愈不可制且  
方今驅逐河北野番使歸原牧業將其糧茶斷絕時當冬令草枯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十四

畜牧疲羸又有官兵營卡嚴布口隘句通已斷欲進不能識路不  
敢離巢住則糧茶俱無勢將坐困衆心渙散窮蹙已形目下不過  
苟延於河北至苟延之不能則暫退河南防制少疏又復偷渡是  
令其歸巢不難其難實在於不能復偷渡自應於此時設法清  
釐俾有鈴束亦須分弱其勢不能再事鳴張然番性多疑俟其歸  
巢以後始與河南同議編查不惟人數多一時難以稽核且彼  
見河南各族向未分別人戶因其過河一旦驅使俯受鈴束紛擾  
之餘轉滋驚懼故欲令河北之番悉消叵測必先將河南之族申  
以條規臣等愚昧之見先治河南正所以清釐河北前已將督飭  
所屬文武趕速籌議緣由隨摺聲明在案嗣據各委員會同循貴  
二廳查明各該屬之番族開具清摺送前來臣等查貴德所屬  
有生熟野番三種熟番五十四族向來種地納糧均能謀食生番  
十九族住居貴德之東南畜牧為生亦距河稍遠惟野番八族戶  
口強盛內有汪什代克一族近已全數移居河北其餘七族現俱  
插帳河濱遠難控制難保無接濟河北賊番及偷渡為匪等弊不  
得不先為清釐至循化番族舊止生熟二種熟番十八族生番五  
十二族大半皆有糧地又與四川之松潘相近購辦川茶自行運  
賣生業較為充裕而近年如葉什羣等族亦頗不安本分竟行闡  
入河北又該處有拉布浪宗卡隆務三大寺招住喇嘛二三萬人  
亦不免易藏奸宄均須逐細編查清其積弊臣那彥成於武闡未

經竣事之先卽遣員弁帶同喇嘛札莫洛碩等前往河南各族  
切宣諭令其將頭目人等帶赴西甯續於本月初間據該員弁等  
將貴德之千布魯下拉安揣咱上下剛咱完受都受他受七族千  
百戶完的等暨循化之賀爾索乃黑温家什加加官受多哇布什  
巴爪什則等八族千百戶安木加官布等前後抵湟臣那彥成亦  
卽趕到當日遂逐一傳見諭以汝等皆係安分良番遵守王法  
向不作賊之人然各族內有逃至河北及句結賊番者此時卽行  
喚回或卽行擒獻毋得隱匿不報自干重罪河北野番過河以後  
查清其人戶如有爾等族內之人卽交爾等管束若有漢奸亦卽  
捆獻必加重賞該千百戶等咸俯首聽命查撫邊夷之道貴  
在渙散其黨以孤其勢不可使有偏強偏弱現在到湟之各番族  
頭目有一族而分數人者卽有一人而管數族者衆寡不齊弱者  
弱而強者愈強既恃其強必不安分因爲分其戶口每三百戶設  
千戶一人千戶之下設百戶百總十總凡百戶一人每管百戶三  
百戶歸一人千戶管理百總一人每管五十戶兩百總歸一百戶管  
理十總一人每管十戶五十戶歸一百總管理向來各大族多有  
一千戶幾至二千者倚其人衆便易生事今定以千戶爲大而千  
戶所管只准三百戶不許增多但計戶數至一千以上卽分爲三  
人管理勢分力弱自易遵法又令其公舉誠實公直之人飭令充  
補至舊例千戶五品頂戴百戶六品頂戴百總十總七八品頂戴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十五

其千戶之出力者賞給藍翎再有出力加賞花翎此次旣分設千  
戶等名目自應照例給予頂戴仍明白曉諭此時暫准照例戴用  
虛頂再過三年管理無過方發給印號紙作爲實缺臣等又復  
加重賞給銀兩網布糧茶各番目歡舞叩頭趕緊各回原牧遵照  
章程清查俟辦理完竣再來回話各自歡忻前去並將酌定易換  
糧茶章程計口授食每年准買兩次由戶總報明千戶千戶結呈  
廳營給予照票註明實係良番置買糧茶若干官爲經理發舖照  
賣若有不遵法度之人卽不准領票至所必需之布線靴帽木椀  
之類亦與票內註明一人卽換買總之均由官爲經理奸商旣不得  
昂索價值正可絕其私交以杜漢奸串通之弊給買之後卽將照  
票繳銷不准重用仍一面嚴飭文武實心經理不得任聽吏役從  
中刁難勒索又曉諭番族內地奸商最爲可惡積年以來重利  
盤剝刻苦番民今皆令官爲經理則無須私相交易爾等之帳卽  
平所有爾等拖欠民人帳目概不必償還漢奸拖欠爾等之帳卽  
刻呈出不但立刻代爲追給並將漢奸治罪將其家產查變加倍  
償還如有漢奸前住索欠立即縛送並有重賞當經繕寫告示各  
十二則曉諭循貴二廳番族卽交現來之千百戶帶回仍一面飛  
飭派委明白熟悉文武分赴各該處清查其戶口照內地保甲一  
例編查此外各族生番尙有觀望不前者卽行曉諭令其來見亦  
照現定章程妥爲措置此時河北野番正當進退維谷之時尙恃

有河南爲之歸宿今則各清各族概不容留孤立之勢已成而河南漢奸既除繫援之路又斷前後隔絕萬不能以久延此時若一招徠自必乘機抒誠悔罪冀延喘息但不使之窮蹙至極倍嘗艱苦則仍易犯法此時並嚴查卡隘糧茶大約旬月之間諒可肅清河北至河北之番半係各族强悍可以作賊之人原係一時烏合今卽趁其過河之時查明原係何族之人歸於何族安插十家管束一人亦易爲力其自爲一族人戶衆多者卽卽照河南之例辦理設立千百戶等選擇承充伊等見各番族均已遵從亦可免其疑懼是河南之法一定河北之番但一過河卽在穀中旣散其人又令其自然歸我法制似可不勞而理統俟各野番有渡河確信臨時或有更動再行斟酌奏明辦理所有現

請免苦累番民疏

查竊

青海大臣衙門所管玉樹番子自雍正十一年安插後除覺巴拉喇布二族承當遞送公文濟渡等差不納貢賦外其餘三十九族計八千三百六十九戶每年每百戶納馬一匹折銀八兩共徵銀六百六十九兩五錢二分嗣因地震雪壓減免銀五十一兩二錢實徵銀六百一十八兩三錢二分遣人往催恐有勒索情弊原議令該番自赴西甯交納由西甯辦事衙門會同西甯鎮委員眼同西甯道兌收貯庫至乾隆三十一年前任青海大臣海明因番子拖欠馬折銀兩每歲差派通丁前往催收至會盟之年本有青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十六

海大臣衙門主事前往會盟卽就徵收該通丁等訪聞通丁出口往返數千里所需帳房烏拉俱係蒙古應付該通丁等恃有烏拉任意攜帶貨物並私帶買賣客商幾如堪布之商上人沿途蒙古受累已屬不小一至玉樹番地方列肆售賣又故昂其值一日售賣未竣該通丁等一日不歸飯食供應俱係番族預備計其往返之期總在半年以外卽會盟之主事前往亦相等而該主事則又私備布疋等物致送番族名爲土儀因得受番族餽送薄往厚來是正供不過六百餘兩而蒙番所費實十倍正供不止查貢馬折價爲數無多推原定制原以示羈縻勿絕之義若因此擾累番族並擾及沿途之蒙古實非所以仰體皇上綏柔遠人之道且現在蒙古日益貧窮玉樹番族亦屢被四川果洛克搶劫若不及早革除蠹弊尤恐滋生事端臣等查玉樹番族每年前來西甯販賣皮張一次得價不下六七萬金所有此項貢馬折銀應請仍循舊例責令該總管千百戶等如數湊齊於每歲九月間交該處貿易番目自赴西甯交納仍令青海大臣會同西甯鎮派員眼同西甯道兌收貯庫該番族既有數萬金買賣斷不致有拖欠其主事通丁催徵之例永行停止仍請嗣後於該主事前往會盟之年嚴加查核不得自備土儀私餽番族並嚴禁私帶貨物及買賣人等倘有故違卽參奏治罪以除積弊而示懷柔再此案係酌移蒙古

諸旗疏

竊查西甯河北佔住野番均已渡河回巢所有避居內地

古安插瓊科一帶並於察漢托洛亥地方添設換防兵丁一千名

以資捍衛奏蒙 聖鑒在案 臣等伏查漢托洛亥之西為大山

逾山而西為勒蓋貢爾蓋等處原係六旗蒙古札薩克貝勒

特里巴勒珠爾等牧界自野番渡河搶劫該六旗札薩克不克安

居移至西甯沿邊一帶居住嗣又紛紛避入內地本年長齡帶兵

驅逐野番該六旗札薩克因勒蓋等處密邇番地僅隔一河不

敢各歸原牧呈請繳還游牧之地入官經長齡奏明將助勒蓋指

給察漢諾們罕住牧即防河 臣等現查該諾們罕屬下窩夥分

賊業將該諾們罕及所屬蒙番全數押回貴德原牧所有六旗札

薩克牧界沿河北岸有七百餘里之遙均成曠土雖大山以東駐

有官兵而相距二三百里野番偷渡無由知悉該處地形遼闊勢

難徧駐防兵且亦不值終歲設防虛糜帑項 臣等再四籌商因思

河北地曠人稀河南地狹人衆現在野番全數回巢循貴廳屬幾

有人滿之患蒙古札薩克郡王達什仲鼐等四旗均住河南較河

北各旗稍為富強而在河南日與番子相仇漸已難支更兼此時

河北不安分之番全行渡歸河南將來擾累更甚 臣等籌商莫若

將該四旗移住河北空地伊等既可免野番滋擾而居住河北亦

可作內地屏藩隨將該郡王等傳至西甯郡城詢其願否移居無

須勉強該郡王達什仲鼐台吉恭布多爾濟瑪濟格策楞昂濟勒

多爾濟策夫担僉稱伊等住牧河南與野番賀爾族係屬世仇屢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索諾木敏珠爾索諾木旺濟勒兩旗呈稱所有屬下蒙古尙未散失其貝勒札木巴勒多爾濟等七旗均已散失過半其餘未經報到之十四旗現在催令呈報一面分飭甘涼甯肅各府州縣於編查邊內居民保甲時即將插帳住牧之蒙古查明另冊稟報並因時屆冬令各屬現開粥廠貧苦討乞之蒙古必往就食亦令各府州縣細心查看如有蒙古即詢明姓名旗分造冊呈送仍暫放一月俟正月月底撤廠後再將該蒙古等分起註明屆時再派委員分起押交各該旗王公台吉領回住牧其實在貧苦帳房畜牲俱無者一令出口無以自活等儘力自行捐賞口食銀兩倘人數過多力有不逮再行籲懇天恩酌發賞需總不准內地存留一名蒙古亦不准蒙古界內私藏一名漢奸至青海迤北瓊科地方甚爲寬廣足敷各旗住牧其有現在住牧得所不願歸瓊科地方者亦聽其便所有各蒙古帳內潛住之漢奸仍加嚴查以杜教引蒙古之弊如此辦理則蒙古既遠野番搶劫之禍再無漢奸教引庶可得安生業數年後冀可少復元氣所

**擬改營制以慎邊防疏**臣竊

有臣等酌議緣由理合繕摺具奏

松廷前經會同陞任督臣長齡酌擬甯甯沿邊各營汛移駐將弁等官三十四員馬步各兵二千名以資防剿當經繕摺開單奏奉諭旨交臣那彥成體察情形覆核具奏維時臣那彥成甫抵西甯竊見野番佔踞河北沿邊一帶不得不偏設兵防以稽查私販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十八

皇上慎重邊防原不惜帑金以收邊境又安之效然臣等受恩深稍涉回護致有定之帑虛糜於無用茲會同提臣齊慎鎮臣穆蘭岱馬騰龍等將長齡奏增營汛與沿邊要隘地形參以蒙番現武勝溝黑林口及附近之哈瑪爾托亥撥科等六處原奏增添官兵九百餘員名均請毋庸增添惟永安營所屬之察漢俄博地方在甘州扁都口外西接野馬川野牛溝東連二道溝羊胸子爲漢奸來往必由之路迤南伊斯們沁之外卽係蒙古牧界該處擬設都司一員把總外委四員兵丁三百名亦足備控制稽查之用至該處雖係永安營所屬惟距永安較遠距永固較近所有移駐官兵均改歸永固營副將管轄又長齡原奏鎮海營移駐副將等官兵九百餘名哈拉庫爾商民雲集蒙古等進口貿易俱在該處自應移駐副將大員以資彈壓惟原奏移兵九百餘名未免太多應請移兵二百餘名連原有兵額共六百名其哈拉庫爾圖爲邊內第一要衝應請移駐守備一員兵丁九十餘名連原有兵額共二百四十名謹將臣等現議裁撥添設官兵數目另繕清單恭呈御覽

至河北各旗蒙古現在避入內地者居其大半野番回巢之後卽當諭令各歸原牧原不能以官兵常爲捍衛第各旗蒙古孱弱不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十九

振聞有野番卽不啻驚魂破膽若非依賴官兵斷不敢出口住牧若久留內地窮苦日甚勢必滋生事端且蒙古與百姓雜處亦屬不成事體河北曠土千里非有官兵扼要控制則野番無所顧忌雖河南循責稽查嚴密究難保無乘閒偷渡之人臣等再四籌商屯田一事費重需時且西甯邊外開凍遲而霜信早禾苗秀實恐難預期實未敢冒昧請行現擬於哈拉庫爾西南七十餘里察漢托洛亥地方添設營堡酌安將弁二十四員兵一千名惟是地連蒙古若招住新兵一時不能得力且築城及衙署兵房費用亦大招募之兵將來攜眷日久必有不肖之人勾連蒙古又成漢奸其流弊亦不可不防臣等與提鎮熟商卽照新疆換防之例於甘州甯夏河州涼州西甯肅州各標下遴選年力精壯技勇嫻熟之兵報名總督委員點驗前往防守期限一年更換不准告駐以杜日久交通蒙古之弊仍於兵丁一千名內酌撥二百名分安阿什罕水地方該處爲哈拉庫爾與察漢托洛亥適中之地聲勢可以聯絡所用築堡及衙署兵房之費亦較招住兵丁爲節省至察漢托洛亥之西北有瓊科灘方圓二千餘里青海各旗蒙古全往住牧儘有餘地前有察漢托洛亥防兵西北又有察漢俄博之兵西有大山阻截東卽丹噶爾營汛番若至瓊科必由察漢托洛亥經過若舍此不由卽須遠越大山出青海西南迴旋不下數千里遠涉行劫勢所不能該蒙古等依賴官兵庶可移駐瓊科安居

牧養俟數年之後休養生息可以自強自衛再行察看情形奏請  
裁撤又現在拏獲漢奸審明俱在野牛溝野馬川一帶居住其行  
劫之案又多在二道溝羊胸子一帶雖於察漢俄博設營防守究  
恐地方遼闊易於藏奸等前經奏明酌令提鎮副參大員分往  
會哨茲與提臣齊慎等會議甘肅涼州肅州鎮臣每年  
按季會哨一次各帶弁兵五十餘員名共一年四次各標副參遊  
都每季會哨兩次各帶弁兵二十餘員名共一年八次遇有偷挖  
金砂及在邊外窟洞潛匿或插帳居住者立即查拏究辦如此則  
沿邊千餘里漢奸無容足之地而蒙番均絕句結之萌較之添安  
營汛似屬費少功倍以上鎮海營哈拉庫圖爾所添兵額均由各  
提鎮裁撥俸餉馬乾足以相抵惟察漢俄博所移官弁三百餘員  
名該處係屬邊外糧運維艱應照大通營科則給發除裁撥兵額  
抵補外尚不敷銀二千三百餘兩又察漢托洛亥換防官兵二十  
四員兵一千名除例給俸餉仍在原營請領外該官兵駐劄口外  
食物維艱防守亦較辛苦自應酌給口食每副參日支銀五分每  
司日支銀二錢千把外委日支銀一錢兵丁日支銀五分每年約  
需銀一萬八千七百餘兩又提鎮會哨四次副參遊都會哨八次  
口食草料每年約需銀二千八百餘兩以上三項每年約共需銀  
二萬三千八百餘兩均屬經費所必需而國家經費有常臣等何  
敢妄議增兵糜餉再四籌款惟有於陝甘三提十鎮中以馬兵裁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二十一

改守兵計四百五十名共擄節銀六千四百兩計各提鎮標下以馬改守  
改守兵一十四名共擄節銀六千四百兩計各提鎮標下以馬改守  
者僅三十四名以步改守者僅七十七名兵額不減而俸餉有  
餘又有大通協移駐鎮海營大通僅駐遊擊原額馬兵較多以馬  
兵裁改步兵一百六十三名共擄節銀四千五百八十餘兩三共  
擄節銀二萬四千兩零業已足敷所用如蒙恩旨准行臣等再  
行開具清冊分咨戶兵二部查核至新增及換防各處衙署兵房  
營堡約計不過數萬金前後較量節省幾及百萬臣等一面遴委  
道府大員照例勘估分別興修斷不敢稍任浮冒所有臣等酌擬  
緣由謹合詞繕摺具奏再臣那彥成前任西甯辦事大臣任內會  
同長齡奏請於冬令冰凍後派撥兵丁在適中之鄂倫布拉克地  
方防河每歲請銷銀六千餘兩嘉慶二十四年長齡秀堃等將防  
河改爲按季會哨奏定經費不得過五千兩茲臣等復加斟酌冬  
令河冰結凍處處可以偷渡所有長齡等原奏經費銀五千兩應  
請仍留爲防河巡哨之用其如何辦理章  
程容俟詳細議明再行具奏合併聲明  
**請定蒙民貿易並封閉**

金廠疏

竊查西甯涼州甘肅州等處向有商民攜帶貨財貨物  
前往蒙古游牧地方易買羊隻貨物名爲羊客其中土著  
甚少外來遊民居多鮮有殷實之人均不久於其業歲有更換人  
數姓名並無一定其貿易地方從前止准在於西甯縣屬之日月

山卡以內東科爾寺一帶地方嗣於乾隆二十六年經前任西甯辦事大臣多爾濟以遠在口外之窮苦蒙古所牧牲畜道遠不能趕來售賣議將商民由西甯府詳請西甯辦事大臣衙門給印票准其出口貿易經部議覆奏准遵行該羊客執持印票即攜帶貨物徑自出口在蒙古游牧買羊易貨之後分進口內售賣其由何處出口進口既不指定地方而去來遲速亦無一定期限其間藉票影射攜帶遊民流為漢奸並難保無夾帶違禁軍火器物且近年以來野番佔踞蒙古地界該羊客即同蒙古野番一體交易或導引野番搶劫或教誘蒙古為匪竟成有票之漢奸為害邊陲實非淺鮮此時若將羊客禁絕於內地原無妨礙第念蒙古以游牧為業羊隻無人易買未免生計為艱若任該羊客等出入自由漫無稽查實為邊隅之患其應如何立定章程明定地界之處當經臣等咨行西甯甘肅涼州肅州提鎮道府州各就地方情形核議前來臣等細心籌酌應請嗣後毋論何州縣羊客與河北蒙古買羊易貨止准在於西甯縣屬日月山卡以內東科爾寺丹噶爾及大通縣屬之烏什溝察漢俄博等處互相交易其河南蒙古番子羊隻貨物均在貴德廳屬之西河灘售賣該羊客不許徑赴蒙番游牧處所收買致滋流弊至甘涼肅州羊客買得羊隻千百成羣難以盡由內地行走准由野馬川沿邊一帶進入甘涼肅州各卡隘仍令各羊客將帶賣之綢緞布疋及不干例禁各物並沿途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二十一

自食糧茶若干同行幾人是何姓名前往何處買羊易貨由何路行走買行羊隻後由何卡進入內地先行呈報西甯府轉詳西甯辦事大臣衙門逐一開載票內買羊一千隻以上者給大票一張一千隻以下者給小票一張仍發西甯府交與羊客執持前往票載地方貿易大票限四箇月小票限兩箇月或回西甯甘州或回涼州肅州均於票內登明由西甯府知會各提鎮飭知守卡弁兵查驗羊隻貨物人數與票載相符即將印票在卡收回截角隨時呈送該管提鎮按月呈報西甯辦事大臣衙門彙發西甯府查銷如所銷之票短少即查明是何羊客未繳按票追銷至於該羊客到卡時守卡弁兵查明羊隻貨物人數或有浮多或經由道路及所進卡隘與票內互異者即行稟究倘無印票即照無票出口例辦理查有夾帶火藥鉛丸一切違禁器物更當從嚴究辦其蒙古羊隻每年定以四月至九月各就便前赴指定之東科爾寺丹噶爾烏什溝察漢俄博西河灘等處售賣各處羊客亦屆期請票前往仍由西甯辦事大臣衙門及西甯鎮道會商委員稽查彈壓交易事竣催令各散毋許日久逗遛以免滋事如此立定章程則蒙古即可按時前來指定處所賣羊易貨不至有妨生計而內地商民亦許前赴蒙古游牧交易不能夾帶閒人流為漢奸至河南番族亦有出售羊隻並飭循貴兩廳於羊客貿易時亦照買蒙古羊隻給票之例辦理按季呈報西甯辦事大臣衙門以憑稽核此外

尚有甘州之野牛溝肅州之赤金湖等處素產金砂為漢奸盤踞之所以挖金砂為名乘隙搶劫先經臣等檄飭該管文武將野牛溝赤金湖地方嚴行封禁並將偷挖金砂之漢奸按名拏究現在該二處並無奸民潛匿惟查此等匪徒散漫無依難保不三五成羣潛赴大通縣屬之扎馬圖官金廠偷挖金砂且恐扎馬圖官廠人夫藉端影射復至野牛溝一帶偷挖日久聚眾滋事又成巨案伏查扎馬圖官金廠地處邊外自乾隆三十九年招商開採以來迄今四十餘載歷年久遠金砂日形短絀每年止納正撒課金二十八兩九錢零為數甚微殊於國課無甚裨益而藏匿奸宄為害甚大權衡輕重自應一體封禁相應請旨將扎馬圖官廠嚴行封閉俾沿邊一帶地方不使有一漢奸潛踪溷跡庶邊界可期肅清永臻綏靖所有羊客與蒙古貿易應請明定界址章程並封閉邊外金廠緣由

王憲請復設漳縣知縣疏

河南布政使臣王憲

跪奏為邊陲地方緊要請將改設縣丞復為知縣以資治理而安民生仰祈聖鑒事竊臣籍隸甘肅鞏昌府之漳縣於道光九年奉文裁汰冗員經前陝甘督臣奏明裁汰漳縣改為隴西鄉設立縣丞歸併隴西縣管轄係因漳邑地瘠民貧損益沿革因時制宜之道然縣令非教職佐貳冗員可比當時裁革止較缺分之瘠肥而不知民生之休戚地方之邊要所繫甚鉅也伏查漳邑地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方山高野曠地廣人稀原設縣令治者北距隴西七十里西南接洮州岷州東南南接岷州甯遠延袤三百餘里毗連皆係邊要幅員遼闊山徑崎嶇自隴西計之轄境三百里誠有鞭長莫及之勢縣丞係佐貳人員不過彈壓地方無錢穀兵刑之責迺自改設以來惟縣試文武童生尙赴隴西應試其餘倉庫錢糧一切命盜詞訟均屬縣丞管理而隴西縣一若督催審轉之官於是地方知有縣丞而不知有縣令矣臣於道光六年由拔貢知縣分發豫省至二十三年丁憂回籍其時漳縣業已裁併隴西目覩地方彫敝情形自改設迄今書役之刁詐盜賊之出沒土豪地棍之強橫有非縣丞所能治理且漳邑舊有鹽井課項攸關利之所在民即爭之約束催徵責任綦重亦非縣丞所能經理兼之現當甘省回逆倣擾西則河州狄道東則秦州伏羌均有賊蹤漳邑相當甘省回逆倣擾恐一夕數驚一切防堵事宜更恐非縣丞所能籌辦查河南開封府屬之河鄉縣亦係裁汰河陰縣併歸滎澤縣管轄但河陰距滎澤僅三十里不特壤地較近治理較易且地處腹內與邊省地方遼遠形勢迥不相溯查漳邑之設自元迄明以至我朝歷久相仍若謂地方瘠苦則六百年來縣令何以為治夫朝廷設官分職以為民也以縣令親民之官而遠處數百里外致使視同膜不得與民相親將何依種不使探訪聖主特達之知忝任君門萬里荒徼下情無由上達臣仰蒙

豫藩竊念家鄉回氛猖獗小民流離顛沛日不聊生每一念及寢饋難安用敢不揣冒昧瀝情籲懇天恩俯念邊陲地方緊要將隴西縣丞仍改為漳縣知縣以資治理而安民生謹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 聖鑒 微臣 不勝惶悚戰慄之至謹 奏

批議政王軍機大臣奉 旨另有 旨欽此又奉 上諭寄熙麟據王憲奏請將隴西鄉縣丞仍改歸漳縣知縣一摺該藩司籍隸漳縣所籌尚明晰著熙麟抵省後詳察情形妥議章程具奏欽此

左宗棠請禁絕回民新教疏

竊回民以西戎族類雜居中方自古已然載籍詳矣就回民自數之典言之祖曰阿丹生於天方之野產七十二胎每胎一男一女一自為夫婦至爾撒而其教始興又六百年當隋開皇中有穆罕默德者生而神靈闡明清真之教回衆翕然從之其教始盛今回民稱天方教自稱曰穆民以尊穆罕默德故也又曰膜民以阿丹初生之方性理天方經典兩部則明代金陵回人劉智所撰皆發揮天經遺意以華人文字潤色之其教以識主為宗旨似儒者所言明心見性以敬事為工夫似儒者所言制外養中其教規所謂天道者五一曰唸謂誦經一曰禮謂報恩一曰齊謂絕物一曰課謂忌已

一曰朝謂歸真所謂人事者五謂倫常之理七日一禮拜亦與泰西各國同蓋其原本出於天主耶穌而時雜以佛氏之說稱華人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一三十二

為大教自稱小教非如奇詭異之流專以句結為事煽誘為能也是以雜處中國千數百年婚媾未通俗尚各別傳習不同而未嘗敢萌他志歷代任其翔泳於區宇之內讎禁無聞我朝錄其人才准其仕進回族由文武科甲得官擢至督撫提鎮者亦不乏人固未嘗以其遊於中國而外之也乾隆年間兩江督撫臣奏回教不宜留於中國 高宗純皇帝特加訓飭 聖謨洋洋足為百世法矣乾隆四十六年逆回馬明心蘇四十三由西域歸詐稱得天方不傳之祕創立新教煽惑愚回謀為不軌四十九年田五繼之大軍先後致討罪人斯得然其根株未能淨絕也嘉慶年間有穆阿訇者與首逆馬化澂之父馬二復以新教私相傳授至馬化澂而其燄漸張復託名經商到處煽惑回民行其邪教近據各賊供 京師齊化門直隸天津及黑龍江吉林之寬城子山西之包頭暨湖北漢口等處均有新教徒黨在彼傳教其傳教之人日海里飛如內地之稱經師日滿拉如內地之稱蒙師而品望皆在阿訇之次馬化澂則自稱總大阿訇也其教規大略與回老教亦同惟老教誦經則夥誦聊嗽頭搖而肩聳老教送葬不脫鞋送葬凡茲細節異同固無關彼教輕重然新教之所以必宜斷絕者為其自託神靈妄言禍福行為詭僻足以誘惑回俾令甘心役使同陷大逆而不知加以顯戮而不悔一如白蓮清香無為圓

頓諸邪教之足以釀亂階而禍天下也臣於金積各犯解訊時細心推鞠有供稱馬化澹能知未來事者如遠客來訪必預知同伴多寡之數從前官軍攻剿甯靈馬化澹父子兄弟悉衆抗拒預言官軍將退回民無事之類有供稱馬化澹時露靈異療病則愈求嗣則得之類有供稱馬化澹於投入新教之人向其自陳過犯罰撻皮鞭代爲懺悔即可免罪之類回性多疑善詐異於常人然一經新教蠱惑卽如醉如癡牢不可破方金積長圍久合時陝甘各回飢困殊常至殺人以食而馬化澹父子兄弟藏有餘粟無敢竊議之者迨局勢危迫至極猶且互相寬慰謂總大阿訇必有保全之法馬化澹詣營求撫意在一身塞咎見好諸回而諸回目踵營看視者日凡數輩見馬化澹輒雙膝齊跪不呼之起不敢起如非迷惑陷溺之深豈宜至此茲幸誅夷遷徙異患可冀永除惟新教傳染已廣回民聚集之處率有傳習新教之人不及時嚴加禁絕仍慮歷時稍久故智復萌不逞之徒時思竊發又將重煩兵力也除已獲海里飛阿訇諸逆穆四穆五馬承祺牛占元牛占寬等業經訊明懲處未獲之金師傳馬篆鮮二等咨行各省一律捕治外一面出示曉諭所屬各府廳州縣回民嚴禁傳習新教其從前誤被新教迷惑之人概准自首悔教免其治罪庶幾漸趨覺路永拔迷津新教絕而回族安關隴可保百年無事也至各省傳習新教爲時尚淺良回僉稱新教傳染雖廣各省回民亦頗知爲彼教異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一二十四

端多有不自遽信者如黑龍江回民約二千餘而傳習新教者僅祇百餘卽其明驗若乘此時嚴加諭禁無難預杜亂萌合無仰懇 聖慈飭下各將軍督撫大臣嚴禁回教由各省回寺首董嗣後遇有新教阿訇海里飛等到境煽誘愚回卽由各回寺首董縛送所在官司訊明懲處其從前被誘誤入新教之人仍准首悔免罪則愚回有所懼良回有所慕不但地方可臻安謐卽回民亦長荷 高厚保全之恩於無既矣臣每繹 高宗實握千古治戎機回敬仰我 皇上仁育義正之德上符 高宗實握千古治戎機

奏新設固原州縣疏

竊臣前因平涼鹽固一帶地

見據實陳 奏 周密當經 奏請將固原州改爲直隸州下馬關添設平遠縣鹽茶廳改爲海城縣並於同心城等處添設縣丞教佐各缺一摺於同治十二年閏六月初七日奉到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嗣准吏部咨遵 旨會奏一摺內閣吏部查該督係爲控馭地方彈壓撫綏起見自應俯如所請其改設添設各員分轄命盜詞訟錢糧賦役如有失防遲延暨經徵不力卽將各該員等查參由臣部分別照例議處刑部查該督係爲各專責成起見應如所奏辦理戶部查該督所奏添設該督各員分轄境內應徵地丁正襍錢糧以及新設學正訓導吏目典史各官應需俸廉官役應需工食等項應令該督督飭司道各員悉心妥議章程奏明辦理以歸久遠禮部查



茶同知改設應仍照同知舊制定為繁疲難三項要缺新設之縣  
丞即名甘肅海城縣分駐縣丞定為要缺固原州學正以及吏目  
仍照舊制惟添設之平遠海城二縣訓導典史均定為簡缺添設  
各缺請頒印信先行委員署理經始一切其學額固原州向係十  
五名仍照舊數平遠縣並海城縣請各添學額八名海城縣丞  
應試童生歸海城縣學毋庸再設鄉學恐學額過多轉致濫竽充  
數至於建修衙署及各處應徵錢糧請俟委署之員到任後查勘  
詳辦以昭核實所有會議添設各處地界並應頒印信以及官役  
俸工等項數目相應逐款開單會議具奏等情前來臣覆核無  
異除清單分送各部核辦外相應請旨勅部分別議覆並頒發  
各缺印信以昭信守至於建修衙署及各處應徵錢糧已由臣飭  
司委員署任隨時查勘詳辦所有未盡事宜容俟查明辦理合併  
聲明為此 吳可讀請令各國使臣進見不必跪拜疏 竊自各國使  
恭摺具陳 臣 會議初則爭以見與不見繼又爭以跪拜與不跪  
請觀以來諸 臣 竊與二三同志小臣妄言此何大事而  
拜相持不決近半年矣 臣 竊與二三同志小臣妄言此何大事而  
直舉國紛紛若是乎孟子曰君子於禽獸何難各國之主由各國  
之臣民廢置如奕棋然此 臣 所聞也其駐京者出門時婦人前行  
或乘轎男子為之執役步行在後此 臣 所見也觀其條約無慮數  
十幾近萬言問有一語述及親親尊賢國之九經否曰無有也問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一二十六

有一字道及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否曰無有也不過曰某項有利  
某項於中國亦有利以自處而又以利誘中國彼本不知君臣父子夫  
禮智信為何物而我也欲其率五常之性彼本不知君臣父子夫  
婦昆弟朋友為何事而我也欲其強行五倫之禮是猶聚犬馬羊  
豕於一堂而令其舞蹈揚塵也然則即得其一跪一拜豈足為  
朝廷榮即任其不跪不拜亦豈為 朝廷辱而議者之意則以為  
必須如此鄭重再四而後允則彼將曰中國於此等小事尚不肯  
輕以我與則事有大於此者更無望矣於是要求無已之心自此  
而遂息則我之勢尊而彼之勢屈 臣 愚以為我之尊自若也不因  
彼之尊之而我始尊也彼之不屈自若也不因我之屈之而彼即  
屈也彼窺見吾所重在跪拜所忌在不跪拜所畏在用兵則常增  
吾所重益吾所忌而示吾所畏蓋我之勢一弱彼計無施而不可  
臣 聞各國往來文移並所進表章有如許么麼鬼怪不知何物之  
某皇某帝竟與我 皇上並列矣諸 臣 不彼之恥而恥此乎前歲  
俄夷由伊犁入新疆自東而南而西包中國一萬餘里創千古外  
夷入中國未有之局其措置甚大其處心積慮甚深甚毒諸臣不  
彼之慮而慮此乎諸臣以為各國不從中國禮節即足為中國羞  
而臣以為各國若從中國禮節更足為中國害自古國家大局時  
與勢二者而已度吾時未可與爭勢未可與較則當別求吾自強  
之道而暫行吾權宜之計昔子貢問政孔子告以足食足兵民信

迨子貢兩以不得已而去請孔子曰去兵又曰去食聖賢謀人家國動出萬全斷無鹵莽從事之理去之云者平時必有一番經濟作用成竹早已在胸並非直至不得已時而始倉皇失措出此束手無策語也此事諸臣於初議即應權其輕重外審之彼內揆之已度其事可以一爭吾力又能爭而其事又不足以爭則急宜占以先著於許其進見時不俟彼啟齒一併慨然許以代為奏請我皇上免其行中國跪拜禮並不曾輕假彼以名器亦不致稍示我以單弱豈不光明正大夷夏凜然乃始則沾沾於一見既無以善於其前繼則斤斤於跪拜又無以持於其後終於為人挾制無一不俯首而從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是犯四惡之所屏也是蹈昔日津門辦理夷務諸臣之覆轍也臣小臣也竊為朝廷惜之今已奉旨朝見有日於萬分無可挽回之中求一猶為彼善於此之說惟有仰祈皇上斷自宸衷申飭諸臣爭執禮節之非本非吾國臣子何必令行吾國禮儀倘行不中禮甚或失儀則使各國既失來見之誠中國亦未為得懷柔遠人之法且卻至當堂聞笑未必不因貽羞而變而成怒是弭衅而反以起衅則莫若特諭各國使臣不必行吾中國跪拜禮節臨時或仍有失儀概從寬免我大小臣工亦不得執此曉曉復行爭辯以不屑與較之心壹行以大度包荒之事並請明降諭旨宣示各國暨我中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二十七

外臣民使知此係皇上格外體恤力卻諸臣之議特旨允准倘各國因此而遂起要挾之心事事瑣瀆面請強中國以必不可從則亦不能奪諸臣之公議而再為寬假也如此則操縱之權猶自我出似於體制稍覺尊崇即我中外臣民亦不致憤激起而與該夷為難重煩朝廷經畫而力求吾所以自強之道此事不足校也此時不必校也抑臣更有請者彼狡詐百出進見時難保其必不有言此則諸王大臣諒已早為兼籌熟計不致臨時張皇又復一誤再誤著後人宋臣范祖禹有言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臣亦願朝廷可受未然之言不願朝廷重有無及之悔臣生長甘肅邊鄙愚生不知大計意切言狂重封密進自知罪當

陳烏魯木齊提督成祿罪狀疏

竊維籌餉以養士所以保民非以病民將以出師所以救民非以殘民甘肅烏魯木齊提督成祿自到甘肅以來未有寸功而惡跡纍纍悉數難罄本年正月臣於西路探報中聞得左宗棠復以成祿誣民為逆圍剿良民村莊冤殺二百餘人反報勝仗參劾請旨咸謂下六部九卿會議其罪軍務機密不見邸鈔側聞外間傳十有不可緩之勢五請為我皇上直陳之查成祿到甘初隸雷正縮軍時逢元旦令節雷正縮赴該員帳中賀年見門外綁縛一

人駭問之則係廚役以煮麪不熟故雷正縮卽令人解放進帳禮畢力戒以不可謬妄若是而去成祿大怒立將廚役斬之宰夫熊躡以秋毫無過而受戮尙方斬馬劍於春首吉日而行刑雖軍行不忌往亡誓師不拘月吉而事非軍機之重情涉口腹之私元夜迢迢未見崑崙之奪威風凜凜惟嚴刀匕是供蔑視統帥草菅人命可斬一初成祿軍中文武尙不乏人及見其貪橫暴戾狼藉不堪恐其禍及率託詞而去聞其營員中有名馬天祥者曾統他省營兵兩耳因誤差被割軍中呼爲馬沒耳其人剛直性成打仗奮勇極爲成祿得力之人成祿一軍其始尙能小有斬獲實賴此一入之力積功已至都遊嗣因別營讒忌並中賊間竟爲成祿所殺長城自壞帳下兒無不心寒猛士已亡寨中賊聞之額慶成祿自知理屈情忍恐其部下不服乃於彙獎勝仗案內竄入馬天祥名字捏作打仗時力竭捐軀奏准旌獎如例男兒要當邊野死竟以無罪而誅將軍本非陣前亡猥以無功而卹假借朝典掩飾己非是成祿妄殺營員之罪輕而欺朦皇上之罪重也可斬二前任甘涼道黎獻頗得西路人心曾與該處紳耆籌捐制錢二千備用成祿一到甘州卽向該紳耆等將此項全數提去妄費不知曾否存案嗣黎獻西救肅州之圍東赴平番之急屢與成祿約期進兵成祿屢約屢愆且諸事阻撓排擠卒使黎獻莫得展布齟齬以去前有自甘州來者爲臣言彼時西路軍務自黎獻去後盡敗壞於成祿一人暗箭陰施忍於進明之坐視含沙射影甚於莊賈之後期妒功忌能失誤軍機可斬三又已革原任安肅道竇型昔與成祿同在勝保軍營其時竇型充巡捕官成祿一未弁耳賁緣拜結竇型門下認爲師生迨成祿得志西來遂留竇型襄辦營務屢以捏報戰功由免罪而薦至府道臣聞竇型之爲人也小有才其在安肅道任內與賊往來情事邊民噴有繁言謂成祿實主之及徐占標一軍到肅肅逆畏而投誠竇型帶領回目來營就撫此股逆回本不應不剿而撫然旣准其投誠則又不可妄殺以堅叛志成祿忌徐占標成功並欲傾陷竇型以掩前使竇型與賊往來情事借此爲竇型通賊之據將帶來投誠回目二十餘人全行誅戮以致竇型氣忿而亡小人無毒不丈夫大臣有罪不首實破敗成局殺戮降人可斬四當成祿領隊西行之日適值臣請咨北上之時彼時卽聞該提督有奉旨出口前赴本任之說其後屢聞奉旨催迫前我俄人由伊犁長驅而至直抵烏魯木齊該處爲成祿專轄之地又聞我皇上籌撥鉅款諭令速卽整軍前進前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延玩貽誤至斯臍縱能然肉豈足食可斬五湖自兵興以來二十

餘年矣民力殫民財匱矣東南既困於髮捻西北復竭於逆回我  
皇上每歲不惜數百萬帑金竭天下之財賦以供一省軍需之  
用統兵將帥具有天良謂宜早奏膚功息我勞止成祿所帶兵將  
臣不知幾何每月專餉協餉臣又不知幾何但以臣所聞高臺一  
縣計之按畝有徵加糧有派計年有借上中下戶有捐糧十餘萬  
石錢十餘萬千合銀已至三四十萬兩加以百貨釐金各稅並每  
月所得專協各餉為數不為不多臣聞西軍皆言成祿富逾百萬  
且時時輦金都下上下打點使用此則無稽之言無足深論但其  
擁兵既久剝民日甚耗費太廣謬悠之口亦其自取且聞其兵勇  
聚潰無常聚則一軍坐食潰則數月不能成隊夫養貓所以捕鼠  
畜犬所以吠盜當此鼠盜縱橫之秋又安用養此不捕之貓畜此  
不吠之犬為哉徒竭民膏虛糜國帑可斬六甘省自同治元年  
冬河州回匪倡亂其時西路一帶尚稱平靜及肅州蠹動成祿西  
來西人望之若雲霓仰之如父母夫兵秋令也要須以春夏氣行  
之乃成祿事事掣黎獻之肘撤練散圍處處信實型之言頓兵養  
寇初來張掖不開李廣之弓繼駐高臺永稅貳師之駕今歲不戰  
明年不征高克禦狄之師逍遙河上衛人平陳之旅居處林中致  
令銳氣銷亡寇氣張熾逗遛觀望老我師徒可斬七然或兵威不  
揚於境外而將令克肅於軍中將一邑之雞犬不驚即四境之烽  
煙暫息乃復滋擾不堪縱容特甚老子南塘之出夜猶未休主人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二十九

北道之供日不暇給臣前見西路探報中哈密辦事大臣文麟片  
奏成祿定期出關摺內據關外各州縣紛紛稟報成祿專差回員  
李進之等帶領回隊前往烏魯木齊吐魯番等處辦理招撫事宜  
沿途搶劫商民凌逼官吏種種不法情形甚於賊匪關內外人民  
吞聲飲泣不敢明言但羣相隱語以為遭回祿之慘謂逆回與成  
祿也縱軍擄掠到處騷然可斬八夫漢和不沒竇憲之功寬其既  
往秦繆不錄孟明之過望之將來成祿到甘幾何年矣統兵幾何  
日矣從未聞立一實效奏一實績所報仗半屬以亡為有以敗  
為功名為例仗亦曰例勝部下自將領以及士卒無不挈帶眷口  
者聞其廣有姬妾由京至甘五千餘里數送往迎來絡繹不絕  
逐日在營張筵演戲賊匪幸其如是惟恐成祿敗奔另易他將故  
縱之不復來攻來亦佯敗而去成祿不自知其可恥乃反以為得  
計安坐帳中日事淫樂成祿前在勝保軍營事事效法無勝保之  
膽畧而有勝保之昏淫夫以勝保之功一朝有罪尚立置之重典  
而以成祿之罪九載無功反倖免於嚴誅於既往決不可寬於將  
來決無可望律以勝保之罪孰重孰輕難逃聖鑒有罪無功可  
斬九昔白起詐坑趙卒四十萬項羽詐坑秦卒二十萬彼皆降卒  
耳或深慮其反側或預絕其亂萌英雄辣手行兵詭道尚自降卒  
然當時已識其殘後世更惡其亂忍甚至假三世輪迴之說快千秋

高臺地方之財賦敲擊吮吸高臺百姓之脂膏既不能保之使不  
被於寇復不能安之使不困於兵更不能紓之使不苦於役乃以  
捐派成祿惡聞出關二字適觸其怒遂誣闔村士民為謀逆突發  
裹帶成祿聞出關二字適觸其怒遂誣闔村士民為謀逆突發  
兵圍住該村不分老幼男婦誅殺二百餘人反報大獲勝仗並將  
辦捐輸之紳耆等指為首逆及在該村寄居授徒之生童一概拴  
斬剿洗淨盡臣於去年上半年即聞其事彼時臣尚未補御史迨  
七月初補授今職又以事體重大未敢冒昧發臣屢向來京之  
甘省紳宦商民詢問故鄉之軍務一及此事輒皆愕顧而他言  
自係臣現居言職恐因臣言而受累然始終未有慨然言成祿  
於此案決非妄殺而該士民等實有謀逆情事之說臣探訪再四  
正欲具摺上陳適聞左宗棠查詢明切已據實入告其一切起衅  
根由暨殘忍兇戾情狀自必詳於摺內臣思皇上未睹其事臣  
願 皇上試想其形以筆食壺漿之眾罹刀劍鋒鏑之加當斯時  
也值此際也婦孺之號呼盡絕老羸之血肉皆飛天地為之震驚  
鬼神為之飲泣風雲變色日月無光渺渺天顏無緣上訴茫茫  
地獄有恨難伸生受覆盆之冤死加叛逆之號悉怛謀之被戮塞  
上酷未至斯王温舒之流血境中慘不如是誣枉良善屠害生靈  
可斬十凡此十可斬之罪謹就臣所探聞者言至所未及探聞者  
恐尚不止此數然即此十可斬論之在兵律則間有監候在軍法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三十

則無不立決今聞 皇上交穆圖善查辦倘穆圖善誤會 聖意  
以為務在矜全直以子虛烏有了之則成祿係被誣之人左宗棠  
即有妄言之罪不治其罪不可治其罪又不可是 朝廷既失之  
於成祿復失之於左宗棠此則其一不可緩者也即不然或調停  
中立依違兩可置其重大者錄其輕小者以為成祿所犯不若是  
甚左宗棠所奏亦不為無因此語一傳徒滋笑柄臣恐跋扈將軍  
之目和事天子之名未可見之 聖朝未可聞之外國此則其二  
不可緩者也夫賞罰之在軍務與平時異古者將在外君命有所  
不受又云闔以外將軍主之我朝自有制度雖不盡用其法然  
亦嘗略仿其意道光年間浙江提督余步雲一案經 宣宗皇帝  
飭令鎮拏治罪同治初年何桂清勝保等亦經 皇上飭令拏  
問來京審辦甚者咸豐年間 文宗顯皇帝於湖北巡撫青麐即  
在軍前正法並不俟查辦而後定所謂賞不逾時罰不旋踵也近  
來軍務積弊多以查辦期緩得從容施其鬼蜮伎倆以脫免而主  
查辦之人又藉此為了事之地故查辦兩字昔以詰奸今以長奸  
此案即使穆圖善破除情面將來覆奏到日所有被參情節確有  
實據毫無疑義 皇上亦必事下廷臣會議其罪故同此一事實  
此一左宗棠參劾而未行穆圖善查辦而後議中外藉私事相  
告語以為 皇上何疑於左宗棠何信於穆圖善雖左宗棠得藉  
中斧鉞自有權衡而大將軍闔外旌旗頓無顏色使左宗棠得藉

口於威令之不行諸臣民亦疑心於朝廷之或袒此則其不  
可緩者也臣聞之頑梗者聖王所借之以爲資者也甘肅自軍  
興以來恩麟以仁慈敗矣熙麟以怯懦罷矣楊岳斌以剛愎斥矣  
彼皆無甚大功然亦無甚大惡朝廷雖欲藉其首級懲一以儆  
百而罪不至死即法無可施今成祿所犯崑崙之石不足以蔽  
其辜量弱水之波不足以罄其惡失此不治則人皆紛紛效尤臣  
恐以前各員之首級既無由而借而此後各員之首級又將不勝  
其借生人而適以殺人生一人而反以殺衆人此則其四不可緩  
者也况乎人情畏死人命難期反覆斟酌之間往來稟報之際懷  
恩以天誅而滅得臣以懼罪而裁是顯戮不及於生前而彰人心  
加於身後軍威何由而振士氣何由而伸西甯首逆就擒撫局就緒  
何由而快此則其五不可緩者也又况西甯首逆就擒撫局就緒  
轉瞬關內一律肅清左宗棠捷報一到成祿以領兵大員必將因  
人而及坐享加爵進秩之榮矣即不然亦必免罪隨例霽賞矣再  
不然則棄置罷黜又將仰視三台希圖復進矣又不然則止予永  
不敘用更得置身事外坐擁厚資優游以富家翁終矣臣常與二  
三同志辨論新疆時勢皆謂其地較遠而其事較易臣獨以爲關  
內回匪不平其害極於邊民久困水火餉需不足止矣至於關外  
回務夷情則一有國家安危得失之漸禍福利害之機也今使朝  
廷處置成祿一有未當則關外諸將帥中其賢能者必慨然於他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三十一

人已敗之局而責我以難成之功則奮發有爲之志亦稍衰矣其  
愚不肖又將視成祿爲進退不以爲前車可鑒而以爲前例可援  
將來償事則第坐而待罪日朝廷處置我不過如某某耳則委  
靡不振之端皆自成祿一人故之是賞罰之關乎成祿一人已匪  
淺鮮而其關乎新疆全局者更爲重大也是又不可緩之尤不可  
緩者也方今我皇上親政之初此正各省大吏敬肆之所由分  
隴軍務振興鼓舞之所由起各國人心向背離合之所由伏滇黔關  
迹昭著之成祿一人縱不示以不測之威罰亦應予以應得之罪  
名使天下知朝廷之必不稍輕天理之必不容或泯王法之外  
乎臣鄉百姓莫非朝廷赤子自遭塗炭以來初死於回逆繼死  
於土匪復死於潰勇今又死於帶兵勇之大員是無往而非死  
地也詩云周餘黎民靡有子遺而臣猥以遠宦京師幸免於難坐  
視家山茶毒日久不克上聞臣獨何心哉前以不得言而不言  
今以得言而不再言則是臣實懼之故不揣狂愚不顧忌  
罪於朝廷臣不勝戰慄悚惶伏鑕待罪之至謹奏請誅已革  
諱昧死直陳臣不勝戰慄悚惶伏鑕待罪之至謹奏請誅已革

提督成祿疏

著竊以陝甘總督協辦大學士欽此命下之日朝野

翕然悅服臣方謂皇上既於身立大功者予以不測之賞即當於身犯大罪者予以不測之罰自來戡定禍亂者未有無誅而能有濟者也是故青虜誅而後金陵之賊氛息前事不遠此即明效大驗回務平何桂清誅而後金陵之賊氛息前事不遠此即明效大驗也昨聞廷臣會奏審定成祿一案既以例應斬決聲其罪復以請改監候緩其死在廷臣之意以為官犯有情實無緩決成祿係大員斟酌雙請略示以朝廷寬厚將來朝審時皇上亦必予旬不過遲半年十數月之期耳然此半年十數月或在監瘐斃或因他故身亡使窮凶極惡之輩與尋常監候同邀此法外之仁獲保首領以死國法之謂何而姑息若是况成祿鬼蜮百端將來生死用舍事正有不可知者臣愚以為等此一斬與其寬一死期使狡猾者得復施其伎倆何若速加顯戮使觀聽者咸共慄夫雷霆乃今廷臣以雙請之故欲令成祿倖邀恩命臣欲有言則恐無以厭議者之心臣欲無言則又恐無以塞言事之責仰屋竊歎無所控告每讀宋臣張詠劾丁謂奏語輒不勝流連慨慕想見古人忠君愛國奮不顧身家之義臣亦願效此愚忱奏請我皇上先斬成祿頭懸之藁街以謝甘肅百姓然後再斬臣則請於斬成氏之門以謝成祿如我皇上不以無罪而殺臣則請於斬成祿後將臣收獄牢固監禁察看關外軍務情形除將軍金順到甘未久臣不敢知外其餘各員文雖非韓琦范仲淹諸大臣武雖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三十一

非霍去病趙充國班超諸名將然要無不奮勉圖功冀膺懋賞倘仍有不以成祿為炯戒而妄殺無辜冒報功級如成祿其人者乞即置臣於理以正欺罔之罪臣於成祿素無半面之識亦無片紙之通無德無怨徒以公議私情兩難已已一則為臣鄉伸三百餘人男婦老幼之沈寃一則為國家惜二百數十年列祖列宗之大法非為成祿而甘心於一擲即有笑臣不識大體論非其人者甚有謂臣為以死沽名見好鄉里者紛紜之論匪臣所不遑恤抑皆臣所不謂然古人隨事納忠必待其有唐李林甫宋秦檜明嚴嵩諸大奸而後論列之則天下已受其害而一人獨享其名此忠臣烈士遭逢國家末造所不及料與不得已苦衷也方今矯誣賊虐是亦聖朝之林甫也檜也嵩也此而可稍緩其誅則是使我皇上不惟無以對臨難死事各員抑且無以服獲咎被戮諸臣彼青虜勝保何桂清輩有知能勿極口呼冤於地下哉現今冬久不雪多燠少寒雪刑象也天其或者警在廷輔弼諸臣率多姑息之政乎臣請皇上宸衷獨斷駁此案雙請之失允廷議立決之條將成祿即行正法則前以賞一人而天下已無不勸者今以罰一人而天下亦無不懲賞罰當而人心不快天心不順霜雪愆期而猶勞至斯倘蒙我皇上察其愚憐其戇而採其言血亦自不解感奮至斯倘蒙我皇上察其愚憐其戇而採其言

俾得稍有補於我皇上新政則臣區區餘年請預定大統之歸

又疏竊罪臣聞治國不諱亂安國不忘危亂而可諱可忘則進苦

前因言事忿激自甘或斬或囚經王大臣會議奏請傳臣質訊

乃蒙我先皇帝曲賜矜全既免臣於死復免臣於囚

而死又復免臣於罪臣未盡之餘年皆我先皇帝數年前所賜

也乃天崩地坼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變即日欽奉兩

宮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未有儲貳不得已以醮親王

之子承繼文宗顯皇帝為子入承大統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

有皇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為嗣特諭罪臣涕泣跪誦反覆思維以

為皇兩宮皇太后一誤再誤為文宗顯皇帝立子不為我大

行皇帝立嗣既不為我大行皇帝立嗣則今日嗣皇帝所承

大統乃奉我兩宮皇太后之命受之於文宗顯皇帝非受之

於我大行皇帝也而將來大統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歸之承

繼之子即謂懿旨內既有承繼為嗣一語則大統之仍歸繼子

自不待言罪臣竊以為未然自古擁立推戴之際為臣子所難言

我朝二百餘年祖宗家法子以傳子骨肉之間萬世應無間

然况醮親王公忠體國中外翕然稱賢王觀王當時一奏令人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忠義奮發之氣勃然而生言為心聲豈能偽為罪臣讀之至於歌

哭不能已倘王臣有此奏未必不怒臣之妄而憐臣之愚必

不以臣言為開離間之端而我皇上仁孝性成承我兩宮皇

太后授以寶位將來千秋萬歲時均能以我兩宮皇太后今日

之心為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齊即衆論之異同不一以宋初宰相

趙普之賢猶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學士王直之為國家

舊人猶以黃珙請立景帝太子一疏出於蠻夷而不出於我輩為

愧賢者如此違問不肖舊人如此奚責新進名位已定者如此况

在末定不得已於一誤再誤中而求一歸於不誤之策惟仰祈我

兩宮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諭旨將來大統仍歸承繼大行

皇帝嗣子嗣皇帝雖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異言

進正名定分預絕紛紜如此則猶是外本朝祖宗來子以傳子

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兩宮皇太后未

有孫而有孫異日繩緝緝相引於萬代者皆我兩宮皇太后

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罪臣所謂一誤再誤而終歸於不誤者

此也彼時罪臣即以此意擬成一摺呈由都察院轉遞繼思罪臣

業經降調不得越職言事且此何等事此何等言出此大臣重臣

親臣則為深謀遠慮出之小臣疏臣遠臣則為輕議妄言又思在

廷諸臣忠直最著者未必即以查辦廢員內蒙恩圈出引置之故

罪臣且留以有待泊罪臣以查辦廢員內蒙恩圈出引置之故

旨以主事特用仍復選授吏部邇來又已五六年矣此五六年  
中環顧在廷諸臣仍未有念及於此者今逢我大行皇帝永遠  
奉安山陵恐遂漸久漸忘則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則迫  
不及待矣仰鼎湖之仙駕瞻戀九重望弓劍於橋山  
魂依尺帛謹以我兩宮先皇帝所賜餘年為我先皇帝上乞  
旨數行於我兩宮皇太后之前惟是臨命之身神志瞽亂摺中  
詞意未克詳明引用率多遺忘不及前此未上一摺一二繕寫又  
不能成步者人曰子懼乎曰懼曰既懼何不歸曰懼吾私也死吾  
公也罪臣今日亦猶是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罪臣豈敢比曾參之賢即死其言亦未必善惟望我兩宮皇太  
后我皇上憐其哀鳴勿以為無疾之呻吟不祥之舉動則罪臣  
雖死無憾宋臣有言凡事言於未然誠為太過及其已然則無  
所及言之何益可使朝廷受未然之言不可使臣等有無及之  
悔今罪臣誠願異日臣言之不驗使天下後世笑臣愚不願異日  
臣言之或驗使天下後世謂臣明等杜牧之罪言雖逾職分效史  
鱸之尸諫祇盡愚忠罪臣尤願我兩宮皇太后我皇上體  
聖祖世宗之心調劑寬猛養忠厚和平之福任用老成毋爭  
外國之所獨爭為中華留不盡毋創祖宗之福任用老成毋爭  
有餘罪臣言畢於斯願畢於斯命畢於斯再罪臣曾任御史故敢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三十四

昧死具摺又以今職不能專達懇由臣部堂官代為上進罪臣  
前以臣衙門所派隨同行禮司員內未經派及罪臣是以罪臣再  
四面求臣部堂官大學士寶鑒始派而來罪臣之死為寶鑒所  
不及料想寶鑒並無不應派而誤派之咎時當盛世豈容有疑  
於古來殉葬不情之事特以我先皇帝龍馭永歸天上普天同  
泣故不禁哀痛迫切謹以大統所繫貪陳悽悽自稱罪臣以聞謹  
奏

喀什噶爾提督董福祥安定布置後督隊馳赴前敵疏

竊奴才於八月十

五日在平涼奉陝甘督臣電寄諭旨楊昌濬電悉西甯道路梗  
塞情形喫緊著責成李培榮節節掃蕩前進董福祥到甘著即  
赴前敵相機進剿毋庸進省以免濡滯葉占魁何建威均歸董福  
祥節制調遣如不聽令即行嚴參欽此二十日由督臣電寄諭  
旨董福祥電奏悉該軍到甘當確探賊情休養兵力察看何路緊  
要即由何路進剿朝廷不為遙制甘省新募各營著統歸該提督  
節制調遣以一事權欽此二十六日由督臣寄奉諭旨楊昌濬  
董福祥電均悉平涇布置尚妥董福祥著先解河圍其救援西甯  
著牛師韓李培榮合力進攻小峽口以通道至甘涼等處亦當  
設法防剿著楊昌濬隨時接濟所需軍火已飭王文韶酌撥解往  
矣欽此跪讀之下仰見皇上廬念西陲整軍經武之至意莫名  
欽服伏查甘省軍務與他省不同自隴以西在漢回錯處而清

水之張家川等處係從前安插之陝回生齒繁庶性尤獷悍平日以畜牧爲生自海城劫獄河州啟衅以來訛言蜂起各處回民無論客籍土著半以防同類裹脅爲名相率賣牛買馬賣羊買刀情勢洶洶一日數驚奴才查探得實進甘境後廣張淺明告示宣布朝廷威德到處傳見其酋剴切曉諭並責成以搜緝彈壓近日漸覺帖然至平涼與平慶涇固化道祝維城商辦海城善後事宜舊紮總兵郎永清總兵易順勝兩營微嫌單薄酌派總兵何美玉步兵一營駐海城平遠之交搜捕餘匪招輯流離又派吳雲伍之五營分駐平涼上下一帶以護餉運布置粗有頭緒卽當開拔而陰雨連綿不能前進二十一日冒雨就道山路崎嶇益以泥淋軍火重車處處阻滯至二十八日始抵安定擬俟隊伍畢至略爲休息重加整頓卽赴前敵又復陰雨連織九月初五日後軍始行到齊此一路遲滯之實在情形也敬謹遵旨不赴省垣督派蘭州道黃雲來商一切竊查安定距洮河沿一百八十餘里距河州三百九十餘里欲赴河州必渡洮河現飭地方備船搭橋以便濟師正會商間聞和政驛甯河等處堡寨危困情形喫緊當飭何建威派兩營往援續接公牘渡洮至景古城卽與賊遇小有擒獲已嚴飭其協同民團固守矣查探得狄道四鄉強半被逆蹂躪而強悍之賊實聚於洮河之西河州境內查河州境內除西南和政驛甯河等數處猶有難民力守其餘處處皆賊東則大東鄉下東鄉唐汪川三甲集東南則景古城葑臺堡太子寺甯河堡西南則買家集八方沙漫等處皆賊窟穴所在精銳聚焉奴才擬督所部東路由康家崖渡河至三甲集以趨太子寺南路由臙脂川葑臺堡松鳴巖以趨甯河兩路夾攻直搗巢穴賊必釋河州之圍悉力回顧商約督臣飭派所部李良穆之西軍並新募之慶字春字六營又陳宗蕃之改併河鎮四營暨現駐白塔寺各營一由唐汪川一由北原自西北亦由兩路而進直入河州並約固原提臣雷正綰開城接應以收夾攻之效茲於初七日派前隊七營先開續當節節前進奴才定於初十日督全隊馳赴前敵俟至狄道再將進剿情形詳報外所有行抵安定與督臣函商布置進兵事宜謹恭摺具陳

撥營援西甯及洮西連獲勝仗疏

竊奴才於九月十五日安定內官奎順報西甯危急大通營城失守大通縣亦朝不保夕李培榮阻於平戎驛等語西甯待援孔急牛歸韓一軍旣留安定此外如何得彪等營如有可以酌撥者著董福祥抽調數營迅速派往援應欽此十八日狄道四十里舖由督臣電寄十二日諭旨董福祥電悉進紮狄道將次渡洮此後須步步爲營謀定後動回衆槍礮尙少我軍輜重軍火均在後路尤防鈔襲牛師韓吳雲伍各營著陸續催令前進毋得逗留昨已有旨令陳湜留紮理關改派魏光燾挑選所部精銳迅速赴甘援剿矣欽此二十五日狄道由督臣

寄到電開奉旨董福祥奏均悉現在河州悍賊麴聚該提督所部究嫌單薄後路堪虞牛師韓一軍應否仍留安定以資援應著酌情形辦理本日已派程文炳統幸所部赴甘會剿矣欽此仰見宸謨廣運聖慮精詳際整軍經武之時申臨事好謀之戒跪讀之下莫名欽服奴才竊維西甯告急理應遵旨早撥數營往援惟奴才所部單薄早入聖明洞鑒之中而何得彪係屬多年舊部打仗得力業已派赴前敵未便抽調所以不卽撥營西甯者原欲待牛師韓到併力先解河圍乃以雨多塗泥久待不至近聞已赴省垣當與督臣會商仍令恪遵前旨進援西甯以省道途往返之煩吳雲伍一軍即分駐平固一帶以顧後路安定要隘商請督臣撥營填紮奴才又擬調前駐海城之總兵何美玉一營前來助剿庶一軍得一軍之用兵力略爲厚也奴才到狄道後履勘洮河上下游皆岸窄而溜急殊難鳧渡當飭趕造船橋剋期不能蕺事日見隔岸賊騎游弋又復築卡守渡當於九月二十七督各軍以皮筏競渡用開花大礮轟破逆卡馬賊之來撲者以連環礮擊之始紛紛敗遁半日之間十營紮穩八九兩日山頭時有煙火賊蹤尙稀三十日奴才帶馬隊三旅趕康家崖查看渡口隔河之賊十分披猖亦苦於無船可渡不得卽擊蓋賊於各處渡口皆設卡以守也次日回營始知是日有賊騎數百在洮西山口窺伺當以大礮擊退探知山內賊卡林立而虛實究難懸揣因於十月初二日五更乘天大雪率隊入山行至二十餘里之邊家灣遠望深林賊壘密布正在麾軍前進而左右山岔伏賊盡起我軍奮勇爭先斃賊數十名生擒三名餘賊獸散時以日出雪滑不便窮追收隊而還我軍僅損戰馬一騎初三日增築營壘本不出兵已刻探報悍賊萬餘蔽山塞谷而來突至山口意欲躡我營藩幸各軍准備馬步一時齊出該逆皆胸橫白布口銜牛刀拚命來撲我軍槍礮齊施塵戰二時之久賊始潰敗陣斬約數百名生擒十餘名奪獲長矛義槍無算我軍帶傷者十餘名此自九月二十七渡河洎三十日十月初二三連日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實皆仰仗天威遠芘洪福使逆氛得少挫而我軍並得全歸也執訊賊供頭目不一黨惡尤夥河州八方循化八工碾伯馬營米拉溝等處莠目不下數十名各擁衆數千泊千餘不等此外不著名者更難指數幸其皆屬烏合漫無統屬奴才既廣張告示散其脅從復以計離間其酋使其疑貳自爲驅除庶乎易於翦滅刻下擬由狄道城邊景古城康家崖三處進兵俟船橋告成卽帶全軍過河務求節節蕩擒渠搗穴早解河圍以期仰慰宸廑除全軍渡洮再將剿辦情形續行陳報外理合先將撥營往援西甯康家崖渡洮獲大捷疏洎連日獲捷實情由驛五百里馳奏

康家崖渡洮獲大捷疏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少捷狄道河西之賊經日前懲創之後二十里內已無賊踪現紮重兵權為牽制奴才於初六日帶馬步九營並派葉占魁四營馳赴康家崖河干仍無橋船當時趕紮皮筏於初八日黎明躬督全軍泊馬安良之回勇四營旂一同渡河馬步分左右翼三面兇裏該逆早於河西堅卡重濠抵死固守並多掘坑坎內伏槍礮暗擊我軍我軍奮不顧身銜枚競渡警有山口內之賊約五六千人蜂擁而至前有騎馬賊手執白旂上書王字指麾羣賊勢甚凶猛我軍奮勇爭先槍礮刀矛一時俱進當將衝鋒馬賊擊碎塵戰三時之久賊始返奔當麾各軍尾追入山行三十餘里毀破賊卡二座攻克三甲集賊巢計斬馘四百名生擒五十餘名訊明正法落崖墜澗者不可勝數奪獲偽帥旂一方刀矛義槍旂幟無算即派馬安良四營旂駐紮三甲集午後收隊查點我軍陣亡僅四名帶重傷十餘名損壞戰馬十匹此皆仰仗天威軍士用命故此處渡河又獲大捷也奴才出隊之先預設賞格是以臨敵人人奮勇無一退怯者帶傷及擒賊斬馘之兵回營立予重金所有各軍奮勇將士及陣亡弁勇合無仰懇天恩俯念衝冒鋒鏑不辭危苦各具殺敵致果之忱咸抱委身報主之志準先分別存記容後彙案奏請獎卹並由奴才隨時酌給功牌以招激勵庶軍士益以踴躍從事也何建威一軍已派赴景古城數日亦聞有小捷奴才既節各營趕造浮橋堅守此渡擬抽數營復由狄道渡洮攻高家集葑臺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三十七

堡等處賊巢兩路夾攻驅入太子寺川殲剿庶有把握俟續有戰事再行陳報再前奉諭旨董福祥立功西陲舊部將卒有聞風投効者著廣為收募剋日成軍所有餉需當飭戶部源源籌濟惟回衆不可招募入營是為至要欽此仰見聖慮周詳懲前毖後不勝欽服奴才遵旨招募舊部未招回勇一人而事幾所值有不得不用其人且不得不急思變計者敬為我皇上陳之查回部狼子野心不崇禮教人輕剽而喜亂性凶很而嗜殺入我朝食毛踐土二百餘年而總不遵正朔國初至今河湟亂已五次其黨護種類堅固齊壹有不可以情理言者其梗頑蓋天性然也且其生齒繁衆誅不勝誅此次藉爭教啟衅糜爛數州縣半年之久凶鋒未挫奴才奉命援剿入甘以後回目之投誠者雖不輕許亦未峻絕誠慮堅其必死之心致煽方張之燄抵安定由督臣咨來回勇四營旂就中新招一營有曾經從逆者並有父兄在營而子弟親戚尚為賊者欲其臨陣致果不可得矣而既已成營若不設法羈縻竊恐同舟之人又添勁敵再四思維欲破此賊不得不離其黨欲離其黨不得不用其人欲用其人不得不予以自新之路查由康家崖進兵先須通太子寺一路而太子寺地勢久為賊踞同治年間前督臣穆圖善前大學士臣左宗棠帶六七營到此均未得利誠赴河州之一要隘也此路不通兵難進且河州之圍業已半年境內甯河之圍亦且半年兩處難民不下七八萬

人無不飢寒交迫力盡筋疲力來賊攻益急實為朝不保夕必待  
後路援兵來齊而後解圍不惟易子析骸之慘又見於今且恐羅  
雀掘鼠之城終不能守奴才於初八日康家崖渡洮獲勝即派馬安  
良四營紮三甲集又派馬伏保馬明其帶漢回各隊持良民旂四  
杆赴太子寺一路分別良莠令其捆送頭目勒繳兵械如不聽從  
仍以重兵壓之俾其自相踐賊人無固志由甯河以至河州圍可  
次第解也河圍既解後乃徐辦他處之賊奴才仍當斟酌事勢籌度  
辦法既不敢操之太蹙致鉅鹿急而走險亦不敢失之輕縱俾網  
魚漏於吞舟奴才愚昧之見  
**查辦事件片奏**再於八月二十八日  
是魚漏於吞舟奴才愚昧之見  
梅電寄八月二十一日諭旨前令董福祥將甘肅所募各軍節  
制調遣該提督諒已接到前此援剿河狄諸將中有退衄者著查  
明參奏地方大吏有無諱飾因循等弊並著據實奏聞此旨著張  
汝梅迅寄董福祥知之欽此跪讀之下益深惶悚伏思致果者敵  
愾之義勿欺者臣道之常援救危城當如止焚拯溺何敢稍涉遲  
延將士退衄大吏諱飾因循皆法紀所難容惟奴才初到一切生疏  
探聽未能明確容俟躬臨行陣親察識其勇怯大吏有無諱飾因  
循再當考稽案牘旁參輿論前此援剿情形不難一一備知俟查  
核明確定當據實參劾不敢稍有欺飾謹附片具陳再牛師韓  
之豫凱軍早經遵旨赴援西甯祇以陰雨連縣山路泥淖軍火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重車不能暢行至今未到安定實為緩不濟急伏查西甯雖急已  
有李培榮之全軍又辦事大臣暨鎮道新募五六營旂駐紮城內  
足資防守查安定為軍火餉精往來停頓重地而由安定以至洮  
河近二百里全然空虛非有兵駐紮不足以顧後路而資策應而  
兵力祇有此數分之愈形單薄因念河圍久困又近省城不得不  
移緩就急擬請將牛師韓之軍暫駐安定一帶以為前敵聲援俟  
河圍解後後路穩固然後以全力往剿西甯之賊庶兵力略厚戰  
事稍有把握奴才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附片具陳再奴才欽奉

諭旨節制甘肅新募各營當即電詢督臣以便恭錄行知據覆有  
何建威七營馬安良四營其餘新募土勇或防守城池或分紮要  
隘不成營旂未便調遣等語奴才所部除舊帶之甘軍十四營外新  
添者左營馬隊一營在陝已報續募者中營馬隊一營右營馬隊  
一營新募新左步隊一營新右步隊一營親軍副中營步隊一營  
合前帶共二十營之數除電報軍務處查核外合併陳明再奴才  
遵旨招募舊部新添馬步六營於九月十一日附片具奏在  
案惟奴才前接部咨專餉撥來克薩洋款祇以十四營之數而新添  
之營餉需尚無著落伏念軍士衝冒鋒鏑奮不顧身餉關餉之  
期未便令其向隅可否叩懇天恩飭部籌撥或飭下督臣先  
從甘肅藩庫墊發俟專餉至日再為抵還

河州解圍疏

俾軍士皆有挾纊之樂出自逾格宏施

曾將渡洮續獲勝捷恭摺具陳在案是日接何建威報初十日由  
景古城搗高家集賊巢斬馘五百餘級並擒逆目馬世潤正法  
派何得彪帶二十八名探知賊悉散河州之路已通當函請督  
檄署總兵李良穆督帶所部星赴河州安插難民詎料逆情狡譎  
猶在北原一帶滋擾致北路尙形梗塞理宜會合諸軍作一鼓殲  
擒之計第思攻堅城者以克復爲要援危城者以解圍爲先河州  
圍已半年城中薪芻罄盡疫病交加岌岌然朝不謀夕而賊係土  
著又復以逸待勞最足以老我師與其搜緝餘匪而草薶禽獮  
邊尙需乎時不如先解城圍而反客爲主操縱可由乎我遂於十  
二、十三等日趕搭兩處浮橋並生擒著名逆首王大漢馬有伏保  
正法查兩處渡口均關緊要前路進兵後路必須固守狄道渡口  
以上以何建威一軍填紮康家崖渡口以上以葉占魁一軍填紮  
於十五日派馬步八營由狄道西山口前進自帶十營泊馬安良  
回勇四營旂由康家崖前進次日齊集於太子寺此地險要派馬  
步兩營扼守十七日行抵近甯河之火石溝派馬隊往解其圍殺  
賊十餘名傳聞河州八日黎明督隊自火石溝猛進賊皆望風奔  
鋪抗拒官軍因於十八日黎明督隊自火石溝開城晤面並云昨夕城  
逃直抵河州城下重圍立解提雷正縮開城晤面並云昨夕城  
下尙有賊警今一旦遠颺其譎詐誠不可意計也隊伍所經三甲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集太子寺大東鄉下東鄉賊悉遁藏此外爲景古城高家集甯河  
堡均已解散計自渡洮至解圍僅二十日戰止六次殺賊數千前  
與督臣商約四路夾攻之法皆無所用足見軍情百變實由仰仗  
將士皆在前敵大小各戰無役不從均屬著有微勞其尤爲出力  
之文武員弁不揣冒昧叩乞 天恩先行獎勵其餘在事出  
陣亡弁勇可否查明咨部請卹出自 鴻施所有河州解圍日期  
理合恭摺由驛六百里馳陳 再現在軍務倥傯請獎文武各員  
履歷未暇造送俟軍務肅清補行咨部註冊合併陳明再城圍  
雖解而北原白塔寺一帶尙有股匪竄擾進省之路猶多窒礙當  
與提臣雷正縮商酌於十九日各出隊伍分兩路馳赴北原圍剿  
奴才仍另派馬隊西向積石關一路搜緝逸匪總求全境肅清以期  
仰慰 宸廑 奴才更有請者河州漢回錯處歷有年所而生齒之繁  
較漢爲盛其浮動若根於性而脅從亦似可原自入甘境以來紳  
民日有呈遞參互考証著名逆目不過百餘人除數次陣斬外所  
餘不過數十人日來有投誠者仍責令捆送頭目繳呈兵械倘抗  
違不遵仍以重兵壓之必使之畏懼而後已兼欲用賊以攻賊嘗  
考唐臣李愬之重兵壓之必使之畏懼而後已兼欲用賊以攻賊嘗  
岳飛之平湖湘也亦招黃佐先招丁士良吳秀林二人賊目也宋臣

成功奴才非不知 天威遠播足以殄滅而無遺育第此等黨護種  
類堅固齊壹萬一煽動蔓延誠懼急難收拾欲全上天好生之  
德似宜開其一面之網於真心投誠者酌量收之於怙終不悛者  
必誅無赦庶 天討伸而反側安於地方似有裨益再督臣楊  
昌濬統籌全局布置周密克峙糗糧芻蕘俾收飽騰之效提臣雷  
正綰孤軍深入力保危城兼能開壁擊賊屢挫兇悍之鋒此次河  
圍之解非兩臣之力不及此既著微勞宜邀 渥澤惟其官階較  
大奴才不敢擅請應如何 加恩出自 洪施謹附片上 聞 再  
奴才於十月二十八日奉到 批摺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有人奏甘省軍務積習甚深請飭嚴查參奏一摺據稱涼州  
練軍王正坤駐紮積石關移紮白塔寺八月十二日團目康達與  
賊接仗獲勝王正坤攘為己功副將朱祥興委帶練軍屢次推故  
不去署河州鎮李良穆帶營駐防中鋪惟日請回目宴飲提督李  
培榮往援西甯行至峽口遇賊大挫其餘營官無不任意遷延未  
聞一為參奏等語此次甘省逆回變亂猝致燎原總由諸將領違  
令藐法毫無顧忌以致遷延日久軍務愈形棘手現在董福祥督  
軍渡洮親臨前敵著按照摺內所指破除情形嚴查參奏毋稍瞻  
徇總期賞罰嚴明功罪悉當俾士氣為之一振逆回屢經敗衄自  
不難剋日掃除也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欽  
此又奉二十一日 密旨又有人奏管帶陝軍葉占魁見賊即逃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四十

軍械皆為賊有著董福祥與其交查各員一並覆奏河州團目潔  
克康姓有無戰功著查明辦理欽此十一月初八日奉到十月二  
十九日 密旨董福祥電悉搜斬逆目彈壓地方自是正辦法派  
州不可遽離西甯亦當急救斷非持示曉諭所能了著即設法派  
隊進援該提督受恩深重交查各件當據所聞入告只須還一實  
字不必多費浮詞欽此仰見 皇上整軍經武澄敘官方之至意  
曷勝欽服竊惟臨敵易將雖兵家所或忌而臨陣退縮實軍律所  
不容第各將或現在前敵或分紮各處一時查訪未能明確李良  
穆雖近在河州而為日尚淺均未得其詳細不敢冒昧陳惟葉  
占魁近隸部下詳細查訪尚無見賊即逃軍械皆棄於賊情事且  
自渡洮以來一切尚知奮勉現調其營開紮太子寺甯河一帶以  
便替換先紮之姚旺王鉞安等來河此外各將容俟查明即行據  
實覆 奏決不敢稍有諱飾自取咎戾再固原提臣雷正綰率所  
部於初三日起程回固原當與面商請其專顧後路平涼固原一  
帶合併陳明 報元惡已得並節派馬步隊援西甯疏 竊以城圍甫  
謹附片具陳 報元惡已得並節派馬步隊援西甯疏 竊以城圍甫  
受撫而伏莽尚多不悉芟夷誅鋤終不足以懲創而安良善奴才  
從十月二十日起每日出隊搜緝除將河狄首逆計生擒逆目九  
逆馬古祿班泊海城逸匪馬匡等先後擒斬統計生擒逆目九  
十餘名訊明正法曾陸續電報軍務處查核在案伏查河州地方

山叢而田瘠漢少而回多回人不重儒術全習西域邪教以牟利  
厥教約有四端曰花寺曰慕扶提曰洪門曰白莊四者並行惟花  
寺一教爲最盛其教主曰馬永琳不知其官秩若何而口稱軍功  
頭銜二品云前督臣左宗棠所賞意亦上年所招撫者也其長子  
武舉馬祿次子馬福三子文生馬鎮四子馬祥同惡相濟以其教  
下人周世祥即周七十爲僞督帥尤凶悍異常所傳之教男婦不  
下數十萬人其所居日八方附近城垣聞其家藏有僞印一顆有  
事號召凶黨千百立集其棲神最尊之所曰拱拜誦經坐會聚衆  
皆在於此本年撤回作亂馬永琳父子聚集教下匪徒自焚花寺  
牌坊誣陷漢民遂圍州城並四出焚掠至於全境糜爛圍城半年  
攻城數十次皆其父子執旂指麾乃萬目睽睽所共見奴才抵河之  
後悉心察訪並查循化碾伯西甯之賊皆其親戚族鄰聽伊使令  
因暫留使招諭故前夾片有以賊攻賊之說今西甯圍久不解是  
該逆怙惡不悛陽爲順服而陰蓄異謀可以概見因親至其所居  
村寨周歷查勘則見壁壘堅完壕塹深浚知其有負隅之意無悔  
禍之心因於本月初十日令各軍嚴陣擒其父子五人並周世祥  
到營索其僞印堅不招承傳河州知州查之屏同訊適蘭州道黃  
雲因事來河約同研鞫該逆供認聚衆作亂圍攻城池堡寨殺掠  
河狄人民不諱伏查該父子世受國恩不思竭力報効表率鄉  
閭輒敢甘心叛亂蹂躪地方實屬罪大惡極雖皆有職銜而奏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四十一

革不及或虞緩則生變當卽正法百姓爭踐其屍實足以伸天  
討而快人心此由仰仗皇上威稜故首從各逆皆漸次就擒不  
致久稽顯戮惟此外匪黨尙多誅剿必求淨盡現仍日日搜緝軍  
械現據呈繳矛二千三百四十餘根義槍一百九十餘桿刀一百  
二十餘把馬二百八十餘匹仍在勒繳不使家有藏甲西甯之事  
初三日派行營營務處張成基帶馬隊三營前往循化米拉溝一  
帶剿撫以通大小峽之路據其來報米拉之賊皆迎至積石關投  
誠現駐巴暖營辦理諭令回目送糧於平戎驛前路是否能通尙  
無把握奴才遵旨又派何得彪帶馬步隊四營往援又調後路本  
軍隊伍前開以何建威一軍替換填紮俟此間辦理妥當本軍隊  
伍皆來奴才擬卽帶赴西甯此時不敢輕動誠恐顧彼而此或疏虞  
也所有首從各逆以次伏法暨添派隊伍赴援西甯各情形理合  
具摺  
詳陳  
遵 旨查明河狄退衄諸將大吏尙無諱飾疏竊奴才於八月  
奉電寄諭旨前次援剿河狄諸將中有退衄者著查明參奏地  
方大吏有無諱飾因循等弊並著據實奏聞等因欽此跪讀祇遵  
當以初到入地生疏探聽未能明確容到前敵察查清晰再據實  
參劾於九月十一日曾附片奏明在案旋於二十日抵洮河沿  
隨事察訪始向不得詳十月十六日河州圍解之後駐營城外辦理  
搜剿諸務始向陝甘督臣咨取前次援剿河狄將士職名洎歷次

布置公牘旋據咨覆詳細參考証以聞見賊之圍河州也督臣  
河州鎮總兵湯彥和帶隊由白莊回援並飭余魁龍張正元兩營  
督臣先駐白塔寺聯絡鄉團以通河州北鄉之路賊之圍攻狄道也  
防守調周文翔之武毅前營駐紮安定以杜該匪東窺狄城被圍  
後即調洮州土司楊作霖率番二千由南路進剿並飭張紹先馬  
隊兩旅何建威洮勇三千一時併集以厚兵力又飭總兵李良穆  
先赴安定俟西軍取齊即行統帶赴援狄道沙泥站康家崖一帶  
與河州三甲集僅隔一河派副將鄧全忠率漢中勇三營旅駐紮  
中鋪以扼洮河東岸兼顧省城一切布置尚屬周密至六月十二  
日雙城集之退岬也河州鎮總兵湯彥和統帶所部長字營潘長  
清鎮南中營蘇永發鎮南左營朱昇達鎮南右旅李長發鎮南練  
軍步隊劉忠亮鎮南練軍馬隊金恆林肅西左營易慶安武毅右  
旅瞿湜龍奉調由奇台堡開拔入老鴉關抵八里寺節節掃蕩至  
距河城四十里之雙城集回逆糾黨萬餘四面環攻該總兵激勵  
將士陷陣衝鋒殺賊甚多慶戰三晝夜子藥食糧罄盡士卒飢疲  
不能徒搏因乘雨夜渡大夏河衝出槐樹關士卒傷亡及溺斃者  
督臣委提督陳宗藩前往經理將各營旅裁併整頓瞿龍劉忠  
亮當時更換以總兵李大秋遊擊盧錫昌帶領其軍此援剿河狄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泊各將士奮勇血戰力窮敗岬之實在情形也二州城守均近半  
年雖屢瀕於危而守城官紳將弁均能登陴誓衆力遏凶鋒卒得  
保全名城不致挫辱則誠難之難者奴才查本年河狄回變起事倉  
猝平時戎政廢弛臨時招募半係市人而諸將亦多未經行陣夤  
緣帶兵將不習訓練不精體恤未至臨陣易敗而難勝亦固其  
所惟湯彥和潘長清二人係前新疆撫臣劉錦棠舊部轉戰關內  
外屢樹奇功此次敗岬實因衆寡不敵糧盡矢絕並非臨敵畏縮  
甘心潰敗惟以統將而有誤戎機以部將而不能得力究屬咎無  
可辭業經督臣從實參劾應請無庸置議伏念人才難得多事之  
秋將才尤不易得陝甘自回亂平息迄今近三十年從前立功將  
士多半彫零夙將中如湯彥和潘長清者穩重篤實允是庸中佼  
佼昔春秋秦晉交兵晉人獲秦三帥而秦伯猶用孟明卒致強大  
以古方今形勢雖殊而事理無異第使功使過朝廷自有權衡  
奴才不敢妄參未議至大吏聞警籌兵隨時布置並無因循亦無諱  
敗為勝文過飾非等弊所有遵旨查明河狄退岬諸  
將大吏尚無諱飾因循各實情謹由驛五百里馳奏  
**交查事件**

據實覆陳疏

竊奴才於十一月十五日曾將歷次欽奉諭旨洎急  
各將容俟查明再行覆奏各情形附片陳明在案竊惟經邦戡亂  
必資揆文奮武之致身事君先祛怯懦欺蒙之將軍政之壞至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四十二

甘省而已極謹遵諭旨並御史熙麟所劾一一為我皇上陳  
之本年回民以爭教啟釁其端甚微當事者處置不善遂致燎原  
難作之後倘各將士皆激發天良殺敵致果亦不致糜爛至此乃  
督臣好博寬大之名而將士惟以夤緣是務募勇為名蝕餉為利  
誠如該御史所云者王正坤之帶涼州練軍也奉委防守積石關  
一聞賊至望風奔竄糧餉軍械一切拋棄以致所帶之軍殺傷殆  
盡王正坤僅以身免進省後不知何以又募一軍且為數營統領  
移紮白塔寺唐汪川以團目康達帶團五百為賊所仇八月十  
七日賊糾悍黨數千圍康達於西南川距王正坤所紮之地僅二  
十里聞警不救輒復率眾先逃以致火器盡委於賊康達因之大  
挫營亦裁撤賊之圍康達也未必王正坤曠之使然而坐視不救  
殊失同仇之誼則忌功幸禍致書逆回人言未始無因而坐視不救  
興經督臣委帶練軍防駐平番推故不去一節查該副將向尙勇  
往其奉委不去也係新接帶他人之營人數不足期限又促該副  
將意在實事求是不甘代人受過是以正言推辭尚非藐法違抗  
署河州鎮李良穆帶營駐防中鋪尚無日請回目宴飲之事惟該  
總兵統帶十餘營駐白塔寺距河州僅四十里九月間咨商督臣  
令該鎮屆期進兵合圍而迄逡巡不進至河州圍解始行赴任則  
其恇怯無能亦略可見李培榮統馬步十營旂往援西甯至平戎  
驛不知紮營是夕即為賊眾所乘不能進並不能退圍困數月士  
卒死傷甚多近聞同崔嶽輕騎抵西甯城下則其未嘗殺賊可知  
牛師韓駐紮平番屢次催促輒藉詞於兵單糧乏近者平戎圍解  
始行移紮且治軍略無紀律所過騷擾殊甚至練軍馬隊之楊寶  
林同在峽口失利亦屬實事此奴才悉心查訪所得各員不能得力  
之實在情形也奴才愚昧之見察度賊情河州係各處巢穴循化之  
馬營碾伯之米拉溝又各凶黨之外舍今其巢穴既覆外舍亦傾  
前敵必有瓦解之勢但聞該處謀夫孔多辦理不能畫一奴才不敢  
以未歸節制之師繩之使就範圍而河州向來漢少回多漢弱回  
強今回雖經重懲而地方遼闊山谷叢雜伏莽一時未能淨盡即  
使安插妥貼非得一智勇深沈聲望素著之總兵不足以資鎮撫  
我皇上眷顧西陲宸謨廣運必能明見萬里之外不俟奴才之  
煩瀆也所有遵查各員據實詳覆各緣由謹由驛五百里馳陳  
再正繕寫間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奉到十九日電寄諭旨董福  
祥電悉四路搜剿覆其巢穴辦理甚合西甯尚未解圍所派五營  
能否得力仍著妥籌兼顧至逃亡難民如何安插已諭令楊昌濬  
派員前往並著該提督飭令作速辦理交查各件即著據實覆奏  
欽此跪讀之下莫名惶悚查奴才派援西甯者前後實馬步八營非  
不欲長驅直入但思該匪雖非一般而消息皆通不先離貳其黨  
肅清後路則前敵以其難望其解散蓋自河州解圍循化碾伯之逆  
即有來營投誠者以其素性狙詐未之即許比節次派營馳往而

西馬營米拉溝之賊相率棄械投誠因令各營駐紮循碾兩廳適中之地酌量剿撫勒令捆獻頭目呈繳軍械馬匹並令該逆目前往平戎驛大小峽口開通道路浹旬以來略有頭緒飛飭所派之營移紮上川口節節前進方開拔間而探者回報李培榮已出重圍與崔嶽輕騎抵西甯城下於二十一日入城圍亦解此皆仰仗天威故羣醜罔不屈伏而名城得保全也第聞前路之逆未經懲創含糊收撫終難懾服倘再受其要挾以後更難收拾奴才現在河州未敢輕離而西甯兵力較厚辦事大臣臣奎順督臣楊昌濬計自十一月起計二十五日陸續又擒斬各鄉逆目泊匪徒計六十九名曾將花名具報軍務處查核軍械仍在催繳俟有成數再行具報省派善後委員尚未到河已遵旨咨催所有奉到諭旨搜剿餘匪辦理循碾查明被參冒功營員據實覆奏疏竊奴才各情形理合附片具陳

### 查明被參冒功營員據實覆奏疏

於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奉 上諭有人奏甘肅營官王正坤駐防河州積石

關私遁歸省被回匪截殺兵勇傷亡殆盡督臣楊昌濬復令招勇駐防白塔川八月間團目康達張正元等擊斃回匪將首級器械解省王正坤半途截奪攘為己功並暗啖回匪圍攻康達隨即率軍先逃督臣反為飾詞請獎請飭查明撤銷保案等語王正坤冒

## 甘肅新通志

###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 四十四

功各節前有參奏業經諭令董福祥查明具奏茲又被人參劾著該提督歸入前次所參各節一併確切嚴查如果屬實即行參奏毋稍徇隱原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遵旨寄信前來承准此當以事關營員冒功虛實皆應詳審雖王正坤前次被參經奴才查明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具摺覆奏在案而該員冒功邀獎又被人參不敢不再為確查當派誠實員弁明查暗访以與論鄉評其喪師冒功實為確鑿可憑查甘肅軍事之興各處團練極為得力因軍裝子藥無人接濟因而不能持久終致挫敗康達張正元初帶團練頗稱奮勇祇以勇於殺賊為官兵所忌為逆匪所仇因之一蹶不振王正坤之帶練軍守積石關也聞賊即逃軍械棄盡全軍覆沒進省後反委為數營統領移紮白塔寺八月十七日賊糾悍黨數千圍康達等於西南川距王正坤營僅二十里康達殺賊甚多以糧盡力竭乞援於王正坤王正坤不惟不應反率眾奔逃以致火器又盡委於賊其暗啖回匪圍攻康達雖查無實據而以覆敗之將反得統領又列保案則其攘功委過怯懦巧滑實可概見倘再賁緣留營必致蠱壞軍務其應如何盡法懲治之處失律弊莫深於冒功邀賞軍營之弊自昔為然或諱敗為勝或師少報多或缺額蝕餉或養寇營私種種弊端全在公忠體國者之悉心釐剔甘省軍政之壞至今而極論兵則百十營糜餉則

數百萬至於臨敵一則曰賊衆再則曰兵單其報勝仗一則曰殺賊數千再則曰斃賊無數誠如是也賊當聚殲何至地方糜爛動衆興師致勞我皇上宵旰之廛哉以奴才愚見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亦在勇欲求勝兵先嚴空籍欲昭激勸先明賞罰雖積習誠難驟更而軍律急宜整飭幸我皇上邇言必察乾綱獨斷賞必當功罰不宥罪庶積弊漸革威遠懾不惟小醜跳梁指日盪除即荒裔遠服亦必賓服不至再啟戎心矣所有查明營官冒功邀獎並敬陳芻見各緣由理合恭摺由驛五百里馳陳

援剿

### 西甯獲勝疏

竊奴才以西甯解圍含糊收撫賊未懲創焚掠如故於十一月二十八日泊本月初十等日曾將大概情形

具摺並電致軍務處代奏在案奴才以巴燕戎之圍既解甘都堂等處雖有負隅之逆而視西甯之賊則勢燄較微不能不權度重輕先其所急因飛檄何得彪馬步四營星夜開赴西甯並令與辦事大臣同城鎮道和衷商酌力挫兇鋒切不可附和收撫致貽滋蔓旋據稟報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抵西甯分紮西門外及城上查東南北三門緊閉依舊東門東關一帶賊卡林立儼然對壘郡城四面距數十里之南川營喇課營吧實溝北川營等處以及大通縣城圍攻焚掠無虛日百姓告急求救之呈詞紛紛而至僉云較城圍未解時禍亂益急十二月朔一日探得賊衆數千手執良民旂幟蜂擁而來意圖撲城何得彪會同西甯鎮鄧增各出隊伍

## 甘肅新通志

###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四十五

馳禦於距城二十里之西杏園地方交鋒獲勝斃賊數十當以日暮收軍仍紮西甯城外次日多派探騎察看賊勢查得南川申中之賊與東北疊山之孔牙壑東溝灘馬家灘羊毛溝等處各賊巢聲勢聯絡同惡相濟故西南四五里之都司營城久圍不解申中之賊殺盡該處漢民占踞五堡傍谷依山溝坎紛歧東至丹麻孔水泉接連沙溝樹兒灣一帶之賊分外強悍圍攻民堡殺掠更烈何得彪商同大臣奎順西甯鎮鄧增定於初四日出隊往攻賊巢一營各出六成隊伍與奎順鄧增之防練馬步各隊同時馳抵申中賊壘該賊每堡皆有碉樓四座礮眼密排義槍埋伏堡外拒守甚固各軍步隊環而攻之碉樓內礮發如雨我軍雖有傷亡無一退怯者正圍攻間忽援賊千餘從兩溝出我軍分隊迎擊槍斃百斃斬馘十七級該堡賊被髮裸身開柵撲出我軍馬步夾攻又槍斃百餘斬馘十四顆賊敗入堡死守我軍日暮收隊逼近駐紮初五日何得彪所部及奎順鄧增各軍皆奮勇再往圍攻梯衝互進槍礮齊施鄧增自發開花大礮轟倒碉樓各軍乘勝擁入遂破堅巢其餘四堡之賊依然負隅初六日何得彪約會奎順鄧增軍乘勝往攻四堡賊之克拒者皆與申中相埒正在酣戰礮子忽中何得彪右股當用利刃剗出槍子血流至足不絕鼓音初七日何得彪創督隊與各軍繞過山腰連將紅牙溝壑東溝灘馬家灘

羊毛溝四處賊巢一律搗毀堡寨內外賊屍枕藉約有二千斬首逆苗牙姑馬拉辛二名查點我軍陣亡弁勇十名帶傷弁勇五十  
七名是役也鏖戰四日破巢五處都司營城之圍頓解南路亦通  
此初一至初七日各軍力戰獲勝之實在情形也郡城勇敢之將  
當推鄧增為最何得彪奮不顧身帶重傷後猶復連日血戰實為  
異常出力各營弁勇執殲前驅爭先恐後者尤為指不勝屈此實  
由仰仗天威感激養育故將弁士卒皆知同仇敵愾不受逆  
賊欺罔而於數日之間連破堅巢力遏狂燄也飛檄何得彪等  
趁此軍聲大振之時約會郡城諸軍同心合力一鼓作氣必使元  
兇授首餘孽淨盡全境一律解嚴以期仰慰宸廑各營出力將  
弁容奴才分別存記俟後彙案保舉傷亡勇丁俟查明姓名咨部請  
卹所有派援西甯諸營攻克賊巢大獲全勝各緣由理合恭摺由  
驛五百里  
陶模董福祥會奏續辦狄河善後疏

克伸佈率同總兵馬安良等馳赴河州查獲逸匪馬如彪等六十  
餘名先後訊明正法並諭飭殷實回民捐資助賑於本年正月二  
十八日恭摺奏明在案續據張成基等稟報擊獲馬榮即菓園  
滿拉等三十餘名均係著名首要疊次圍城破堡燒燬民房殘害  
多人之犯仍督同署河州知州楊增新隨時訊明正法謹具清單  
恭呈御覽等查狄河回民習其教者向有四大門宦之稱曰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穆扶提曰華寺曰白莊曰紅門此外又有畢家場張門之屬皆自  
為教以始傳教者之子孫世世為掌教又各於其始傳教者之基  
所立廟作亭於其塚上名曰拱拜與他處禮拜寺又有不同掌教  
者即世傳其教其眾皆世奉之歲時有饋喪有告出入必請命  
以行遇有飲食皆爭食其餘以為幸途中或望其去遠猶掬其塵  
土頂禮者久之其愚至於如此由是掌教者得其姦詐始則貪利  
繼則無所不為而亂端起矣諸門宦之中以穆扶提華寺為尤盛  
穆扶提則馬維翰掌之而華寺之中又分為老教新教老教則馬  
永琳掌之新教則馬如彪掌之華寺之拱拜在河州之八坊而穆  
扶提之拱拜則在狄道皆碧瓦朱甍地連數頃華寺之拱拜創於  
前明尤為僭侈前年馬永琳起事即自燬其拱拜之門誣為漢民  
所燬激變其眾而馬維翰之眾應之至今漢民猶為切齒馬如彪  
即於上年十二月伏誅而前年師入河州馬永琳先經正法馬維  
翰尚在漏網本年二月因查辦逸匪亦數其罪而誅之平毀其拱  
拜穆扶提之教以絕而華寺之拱拜如故當諭以設立掌教之非  
而華寺拱拜為此次肇亂之階尤不可以不毀因飭馬安良馬伏  
保馬福祿等督率回眾自行折毀已於四月底一律平毀淨盡據  
張成基等稟報前來臣覆查無異臣模當飭地方官遴選公正  
回民為其眾所素信服者立為鄉約由官給諭承充以資表率凡  
回民誦經須入禮拜寺不准誦習別經並不准於拱拜中禮拜違

者惟該鄉約是問掌教之名一概禁革並由臣等會銜撰就簡明告示分飭各屬曉諭遵辦冀回民從此各安本分不致再為邪說

### 迷 李廷簫密陳甘省事宜疏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李廷簫 護

跪奏為訪察甘省民風營務餉事邊防實在情形並宜整理緣由恭摺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奉 命調補甘肅布政使臣

以前督 臣魏光燾調補雲貴總督即日赴陝新督 臣崧蕃調補陝甘總督 臣未到任 飭 臣護理總督印務 臣自顧何人膺茲非分

安敢存 臣五日京兆之見敷衍從事致負初心竊查甘肅自前督 臣升任相 臣左宗棠規復治理以後迄今二十餘年前前督 臣陶模魏

光燾恪守成規悉心布置是以均無貽誤但觀目前大政致地方尚屬安謐似可僥倖一時而隱患方長稍涉疏虞即生事端恐致上

煩 宵旰廛憂此不敢不兢惕承之者也甘肅回族極繁其在平涼化平張家川固原海城一帶者為亂後安插之陝回其在河湟

甘涼各屬者為甘回與漢民積不相能桀驁難制前督 臣以馬占黿帶隊駐河州彈壓占黿沒拔用其子馬安良以維繫之甲午之

役安良帶兵北上河湟遂亂董福祥始撫定之該回驚性未化易亂難治此回情之可慮者也甘省西甯貴德循化洮岷等屬蒙撒

番眾爭鬪之案無歲不有傳審則抗不應召坐視則衅隙日深每派大員前往彈壓開導查照番規了結大半不就範圍洮州邊境

## 甘肅新通志

### 卷八十七

藝文志 奏疏下

四十七

遠接松潘時有番匪出劫之案迄未破獲此番情之可慮者也甘省地丁額徵二十餘萬除留支外報撥僅十餘萬雜稅報撥亦止十餘萬每當歲歉停徵則並此二十餘萬而無之軍務平定以後甘肅新疆防營及旗綠各營餉項奏定由各協濟四百八十萬何省應於何時起解均有專款定期是以每年尚無遲誤乃近來有謂新疆藩庫存款尚多四川河南遽欲停解不知新疆之尚未空庫者實賴前督 臣左宗棠與部 臣慘淡經營指項定期各省不敢遲逾設使新疆司庫全空邊軍因飢譁潰西事豈堪設想一旦邊陲有警協餉不繼兵勇潰散悍回乘之豈獨甘新可危陝境亦將牽動此餉事之可慮者也甘肅瘠苦新疆伊犁等處地頗富饒逼近俄疆彼族垂涎已久邊境空闊與該國路可進兵多則餉項維艱兵少則不敷分布聞該國時有兵丁往來窺伺此腹心之患尤防務之大為可慮者也凡此可慮數大端雖吏治軍務極力整頓尚虞不足況敢以悠忽處之有不僨事者乎前已革總督樂斌但知居官之樂不知治事之難吏治軍務概不留心以致陝甘全境糜爛賴前督 臣左宗棠起而正之以大力包舉軍務以小心整飭吏治七年之內挈陝甘全境還之朝廷督署後園書有聯額曰閉門種菜時在同治十二年陝甘肅正當安設台站運籌規復新疆豈閒暇灌園之時前大臣機事甚密不露籌兵之迹而託言種菜俾外閒莫測其動靜其忠謀盡慮誠足令人欽敬也為

甘員者緬懷前哲成規當悚感弗違矣臣奉命至甘細察情形夙夜祇懼若或失墜無論回番漢民惟當督飭州縣平情以處之此間老成宿將如董福祥鄧增馬安良陳元萼忠實勇毅均能獨當一路決不受人羈勒若非推誠相與不能盡其所長也至甘新協餉惟恃部臣查案論斷不准各省拖欠分毫則事機無誤矣臣雖暫時攝篆惟當於吏事軍事悉心區畫誠恐外人覘我虛實致蹈危機也所有甘省情形敬謹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